三才廣志

○庸志卷之二十一

義 說文己之威儀也从我从羊我者也己人言之己斷之而美也釋名云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除禮記云義字作宜漢董仲舒傳學者以宜仁禮智信五常之道古文尚書遵王之宜唐明皇詔改作義

程子曰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者之別用而不外言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也曰有者聖人立人道曰仁曰義孟子曰仁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惟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

朱子曰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得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不得道體道則平鋪也亂在義仁固未能不得然仁卻是以該道之體者識得陰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識得其餘箇曰問於仁也不於義也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曰間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

個[illegible]裁宜之義然其用則决裂曰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然仁義
各有體用各有動靜曰仁義為體用動靜世人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
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曰義之義肅即是仁底收斂曰存字人能息思慮心便甚
得義當別毅時此心便覺可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曰直則一只將
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曰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把定處
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這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便是流行處曰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
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羞惡之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此不妥上說而
非指直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之說不知義在心尚未發斷如何曰義之在
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念於心
者也為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即又存義上去了不干仁事又且直以孟子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此心之德才從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
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行之便從
這義人路底界分去然後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
能審度事理而行之無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事萬里之
原萬事之本直要求說話得此存此下手方才有下手立脚處耳曰克己復禮為仁
善善惡惡為義曰仁只是流行處善善惡惡只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
發出來有截然不可紊亂處便是義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
所以為用也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
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則如方維上下位
定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誤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曰
問龍山說如天理一所以為義義然便是體便是用否曰仁只流出來義是合當做處

如決鋏[illegible]是仁[illegible]者[illegible]理[illegible]心[illegible]是[illegible]人[illegible]如[illegible]之心[illegible]是仁[illegible]
日有許多事[illegible]是義

勉齋黃氏曰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說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由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闔撤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吾儒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實該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非強為名称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為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之氣質為體則仁義之理以為性此豈人之所能獨明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曰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存之於虛靈知覺之中推之於動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身日誌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從兄而睦乎果能交友而信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然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應事上而敬乎果能處事接物而未嘗不合宜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

宜則義之道亦无不仁義之道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 仁義起於是非淺看是只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論義之所發有九曰直曰弟曰正曰自反曰剛曰介曰兼曰勇曰徐今增無嗜好凡十類

直 志氣不屈不撓詞色不佞不說

弟 敬兄及長尊高尚年

正 任理而行不為阿比安命守分貧富不求見士度語默進退各得其所不求好惡取舍從違進退當而不失

自反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剛 乾健有為不為物撓富貴貧賤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介 見得思義分無求多

勇 見善必為有過速改

直 說文正見也从十目从乚徐鍇曰乚隱也今十目所見是直也徐曰會意也當作直俗省作直
從直者並同

要語

書六三德一曰正直

詩其直如矢

易遯為繩直

左傳正曲為直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仁也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人曰古之愚直又曰惡訐為直者

訐音揭攻發人之陰私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孔子對哀公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子曰直而無禮則絞

荀子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

事實

遺直

唐詞知古方其有程寸撇辛球曰叔向有遺直子產有遺愛庶之者其
魏公手出本傳

買直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言必及於難

賣直　伯宗每朝妻戒之曰子好直言必賣直出本傳

戒直　晏公輔戒直出本傳

楚直　我由祖直宣十一

晉直　宋晉宗澤除大正言多所論列上題殿柱曰晉直

心地直　不在秋毫心地直

天道遠人道邇

列國鄭子產為大夫昔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鄭裨竈言于子
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宋衛

陳官大梓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以不復火鄭復大水龍鬥于時門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

期期不奉詔

漢周昌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及之問曰我何如主也昌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帝笑曰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廷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即罷之

盎引却慎夫人坐

袁盎文帝時為郎中帝幸上林后與慎夫人從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因前說曰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不見人彘乎於是帝乃說夫人賜盎五十兩

忠臣不私

任延光武時為武威太守帝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遂不受詔

郅惲光武時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門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回東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民為憂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帝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稜正色

韓稜和帝時為尚書令竇憲使人刺殺侯暢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于暢兄弟詔遣侍御史就其事稜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恐求出擊北匈奴有功奴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

豈宜妄有遷動

黃琬靈帝時為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安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弒君於齊晏嬰不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

嶠正色對

晋温嶠明帝時為書令王敦欲詐帝以不孝云温嶠在東宮久義所知恐固是
声問嶠詞誤威必然已同嶠正色對曰鈎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嶠曾侍闇之際有至
娃可稱數哩然不悅後敦拜嶠領衣冒見敦盡傳曰敦大逆宜加斷官之誅收從赦刑古
人閑權而定之議春秋大居正崇王文之命未有受戮天子而施刑于群下者命削之

守執不奉旨

南宋謝莊侍中領前軍將軍時為詔上行夜還初闕門左右守執不奉旨
酒墨詔乃開帝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耶對曰臣聞先迴有度
郊祀有郊豈于淅田有之前於陛下今蒙犯塵路宿生唐月歸恐不達
之儀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手乃敢開耳

火至看面

北齊魏收為尚書左丞文宣一日去令羅晉守軍駕夜還撾不開門勒兵嚴
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卿欲學郅君章也賜以綵絹以其忠勤深賜賞

真大丈夫哉

唐狄仁傑高宗時為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
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
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耶遂止其役帝壯之曰真大
丈夫哉王及善高宗時從散大夫太子右之擢為左率衛率不子乂太
妥於宮命臣御側及善辭曰殿下自有侍人臣為率令非羽翼之美太
子謝之帝聞勞賜百余疋除左千牛將軍

曠古以來有此事

郝處俊為中書令高宗欲詔天后攝知國政令宰相議曰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道內外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則上下禍成于人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帝遂止也

昭德遂殺慶之

李昭武后時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惡少數百人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未許令昭德詔之昭德遂殺慶之餘黨乃息因奏曰天皇之道布在方策豈有侄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言之天皇是陛下承天吉固縣威里無陛陛之勞台席之拜以騰物議他日再三詢之輒復如初遂收其事

旦獨以為不可

王旦為相天下大蝗真宗時為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廷率百官賀旦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承規示此以職旦執以為不可日他日將有未為樞密使者

遇事蹇蹇

馬知節真宗時任樞密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避時丁謂等用事每見頗侍其不直衝面折之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餘皆匿之知節退

以己意望旨行之嘗與知節俱奏事帝前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帝退見王旦詞色尚怒語曰諸子上前論議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

以笏擊蛇

孔道輔仁宗時爲寧州軍事推官州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蛇神以爲州將事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趨前以笏擊死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歎服

指切時事

張昇仁宗朝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除秩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奈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希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之感動

惟退而名益重

范鎮神宗時居內翰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安石怒疏落翰林學士致仕鎮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諫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此命也夫使天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以哉

以私害公

哲許為御史范鎮為諫官以論列事忤安石中安石執政惧填
數毀之于神宗且曰陛下問我許即知其為人他日帝以問許對曰忠
臣帝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
稷豈非忠乎既退安石問許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許曰不敢以私害公

按之以法去就

陳瓘為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以子正彙日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事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
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布人論其過按之以法去就且
持入省面說庶應小書布大怒爭辨將至箕踞語瓘色不為動徐起曰適
所論者國是非有公議公亦可失士禮布矍然改容

任責非任怨

周必大孝宗時除參知政事有林房之援求為郎者帝思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以臨意不從失執從則條法命下之日
臣等自當執奏帝右曰昔知此任職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予
何怨之有帝曰此任責非任怨也復拜右丞

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朱振孝宗時為國史院編修官章得象以同里求致請文飾其傳振曰子孝諸
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聞之嘆服

不敢奉詔

元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太宗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后以御寶空紙付奥都剌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奥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辯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前朝舊勲深敬憚焉

百姓安為瑞

徹里帖木兒為安西行省平章政事時寧言有司以為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以臣忠為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為瑞餘何益於治哉竟不以聞

何拜異教

樊執敬順帝時指授經部嘗見帝師不拜或詰之曰帝師天子素重家王公大人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乎

以懲不敬

朵爾直班順帝特為御史元日朝賀當糾正班次即上言百官僭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至是朵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朵爾直班曰事不可行除不入正班

弟 要語事俱見親類下

正 俱見剛正下

自反

要語

孟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 我愛人而不愛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知敬做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荅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豈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反言其效也

筆疇云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禮接人人以慢加我匪慢也我禮之未至也厚也禮也自我行之薄也慢也由我召之彼何罪歟然

則厚矣禮矣彼復薄實者乃吾命也彼何罪助
是故不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矣論語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張子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人是也以責人之言責
己則盡道是矣
中庸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
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
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
子胡不慥慥爾 道不遠人凡己之所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也

小學云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人之心恕己

孟子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易家人上九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蹇象曰君子以反身脩德

事實

無攻人之惡

榮陽呂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口未嘗言人短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但數之每興一善念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久反之於趙清獻公於几夜旨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也

不可告則不敢爲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叉手告於上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心志肅然

張子韶曰平時積累工夫無如大於畏謹之一不問事之大小也且其所益多矣有一毫非
仁其見聖人也

未嘗較曲直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將書于左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
之蓋其初自怒受也何此至和中嘗書東漢廷為與李文德書子座右古人詩好
人不必與辯聽其以怡後中書兩句子合足可居

要在謹獨

邵公語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
而已且於十二時中看這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是工夫要在謹獨而已

端方沉雅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善退每謂人曰僕士官
無競進之譽但力自規檢每幾寡過耳

書座屏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曰守
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況他人乎

戒子弟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舉世皆是

宋明道語錄二十事於他人事而不少有責望者要一世皆是何從厭其欲也

愚智所以分與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正如室女

有盛待制名肅當有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當須置身在乎中不得欠人債然出元城語錄

以防疑謗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也出童蒙訓

狂生獻書

嘉話錄[illegible]公言事公[illegible]日有[illegible]主[illegible]馬[illegible]其知[illegible]事[illegible]識日從歸
家當時詳[illegible]往生[illegible]訟[illegible]隨公馬[illegible]言曰吾大臣不能[illegible]天下又不
說引[illegible]馬上[illegible]請在三日屢求退以主上[illegible]勝允
許無件也

○廣志知人與己本二十二卷

或問呂榮陽公希哲為小人所罵言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罵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然忿心亦自消也

剄正

介 要語[illegible]事[illegible]俱在清字[illegible]下

剄 說文強斷也從力巠聲[illegible]剄也或作剄

曰譤 音[illegible] 正也　曰伉 音[illegible] 正直也　曰鉅 大也　曰岠 [illegible]也　曰武 [illegible]也　曰憤 [illegible]

曰倞 [illegible]也　曰耿 [illegible]也　曰謁 [illegible] 壯貌也　曰悷 [illegible] 很也　曰憤 [illegible]也　曰殭 [illegible]

曰勍 音擎 強也　曰剚 [illegible] 強也　曰懇 [illegible] 強也　曰敃 音閔 強也　曰忍 強也　曰[illegible]

曰㑥蒲茂切強狠也 曰精強也 曰㔟音決強也 曰勑於孔切強也 曰奭烈也

正 說文正是也從一從止徐曰守一以止也廣韻正當也長也定也平也君也

曰伊正也信也 曰君正也 曰矢正也 曰閒中正貌 曰端正也 曰方正也

曰呈正也平也 曰理正也 曰準正也 曰肇正也 曰尺 曰廷音亭正也

曰節子力切正也 曰偷思流切苟[illegible] 曰弗[illegible]切正也 曰㐲[illegible]切正也

要語

洪範六三德一曰剛克強弗友剛克又云六三德一曰正直詩烝民

剛亦不吐

禮記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親而不可辱也其剛毅有如

如此易重剛而不中始彖云剛過中正天下大行也履彖云

剛中正履帝

位而不疚光明大過又云君子以獨立而不懼遯世無悶詩小明
好是正直請共爾位正直是與
大學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又云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論語
剛毅木訥近仁又云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直不好學其
蔽也絞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孟子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
淫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
老子曰柔勝剛
漢書云為火大剛則折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充塞於天地之間

剛說

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險皆異時可喜人也吾以是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不仁也

事實

大剛則折

漢武帝子不甚然之剛至指之而必[illegible]說[illegible]不饒已凡為吏人大剛則折剛則藏威行施之以悉然後力可勝之[illegible]天[illegible]之約其哉

百鍊剛

晉劉琨為段匹磾所囚自知必死為五言詩贈其故吏盧諶云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遠想鴻門白登之事用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如有鍊剛

剛腸惡疾

晉嵇康與山濤書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其不可二也

剛正彼譏

魏[illegible]公無所回忌卒以剛正為今[illegible]所譏忌之

師以正　季康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終日正言

商鞅相秦趙良見之鞅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諤僕請終日正言可乎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

皆莫敢言

漢高六年冬十二月剖符功臣封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發蹤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由是群臣皆莫敢言

聰明能斷

武帝聰明能斷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

知是書詐也

昭帝即位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受遺詔輔政左將軍上官桀子驃騎將軍安與光爭權欲殺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帝曰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將

少文任氣

漢陵從高祖定天下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諸呂非約也太后不悅又問左丞相平絳侯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歃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

不可干以私

日歸翁宣帝時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與飲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舉手叱賢

王陵來而遣高中宮侍辛立夫賀夫大司馬霍光賀帝廟府以置姪付賀曰母歸以與人時帝無嗣主內以其問白太后請奪之即帝斷至宣帝後購擢乎此賀曰宮中要寫處親未立公定患累重備伏失以河事久待買故以時居至耶賀知買之死不敢非之乃覺投置設之上太公召朝送寧之

強項令

董宣光武時為洛陽令寄于公主乳母子曰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大夏門亭之驛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之失著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帝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願一言無恨帝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曰疑令叩頭謝主宣不從帝曰疑令頓頭兩手據地不肯俯頭帝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千萬

無有二心

宋均明帝時為尚書令每有駁議名合上旨嘗剖斷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從威久正均雖死不易志帝聞善其不撓即令貰郎

寧伏歐刀

虞詡順帝永建中為司隷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按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奏防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欲與防同朝以與楊震之跡謹自繫以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吏或勸其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中常侍高梵為詡言狀即日赦出之見立海

京師震竦

張綱為御史順帝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等貪叨不法書御京師震竦

有澄清天下之志

范滂桓帝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莫不厭塞眾議以為尤詔勑主事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臣聞農夫去草嘉禾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二甘受顯戮吏不能詰為鈎黨下獄吏曰諸入獄當祭皋陶以祈福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及訊獄王甫以次詰之滂年少在後越次而前甫曰夫合黨連群步

初王甫詰其所謀畫意何等也滂曰竊聞仲尼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其清惡惡其同行謂王政之所意不悟反以為當乃天殺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乃蹈大戮死之日願埋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尚書霍諝以辟事無驗救之

吳樹為宛令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大將軍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

笞殺冀使

陳蕃桓帝時為樂安太守時大將軍梁冀威振天下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

自然竦震

賈琮靈帝中平間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以琮為冀州刺史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視廣聽糾察美惡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賊者望風解印綬去

重其方畧

傅燮為議郎會西羌反及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
司徒崔烈為宜棄涼州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楊贊奏燮
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利使一州
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
竊惑焉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
重其方略也

恒守正

孔融為大將作匠恒守正表術僭亂曹操託以楊彪與術婚姻誣以欲
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世清慎
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之乎操之此國家
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周公邵公可得言不知也於縉紳所以瞻明
公者以公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之雍熙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
聽莫不解然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義形於色

三國吳張昭為輔吳將軍每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
逆旨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每而群臣莫拒孫權嘆曰使張公在
上被下折則廢安復自許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避席曰昔
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
厚恩若乃使易思慮以偷榮取此臣不能也

褒貶為己任

晉卞壼明帝特為御史中丞以褒貶為己任欲軌正什日世不肯苟同時好阮孚每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

耿介有氣節

高泰之為御史

後魏來乎王建夫性耿介有氣節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時茹皓有寵百寮敬憚之許帝嘗於山陵還詔建扶陪乘命皓登車皓將上建扶諫帝令從下之當時壯其忠謇

捧破其車

高泰之為御史中尉時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以棒赤奉呵之不止泰之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之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昔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也帝深致慰焉

可師友之

旌帝雲起高祖為符璽真定兵部尚書都述南陽侯公告寵侍承自捨素之屬皆下之事皆問雲起外間不便事之時側雲起曰都致素未嘗經事共議要重非其所措臣恐物議以為坐下宮不擇賢親所安斯誠不更之大者高祖然之顧謂左右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及之

正色而進

劉行本上隨為太子左庶子時有令刺史為左庶子太子勇昵伊之每令以孫歆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伊之每令宮掖之間哉令則慚而不能止左衛率長史夏侯福亦為太子所昵皆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日殿下寬容汝賜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馬令猶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御之行本復求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于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及太子廢行本已卒文帝聞而嘆曰使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斬吉反者

隋文帝時侯高頌代陳宋蓮以訪石上柱國進爵齊國公帝勞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頻避位優詔不

許是後衛將軍施光及將軍蘇貢等前後短頡帝於帝知窅敗黠
突厥仁基以頡為師擊破之又出白道追圍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
而欲反帝不答翔破賊而還

小嫌不足置胷中

唐太宗為秦王特戰猶嘗宋金剛敗奔突厥遂敬德與尋相來降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猗剽令倚之忌已結不即殺後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反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言良士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其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士乃翼王出以兵還戰大敗之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速也賜金銀一篋耶

斥陳師合

帝嗣位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仍選與房玄齡共朝政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剴諷玄齡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材可與治天下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遂斥嶺表

量能一一中理

中書門下考戴蕭尚曰簡文帝何如至日暮五品以上引生一言帝衡士侍讀而食雖非厚亦精勵之主也帝曰公德其一未知其二帝不明而書爲不明則君臣相疑不得通答不盡已意

顏色莊重

韋思謙高宗特為御史大夫往居朝廷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故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爲公不爲私

王義方高宗朝為侍御史以李義府殺某州司戶參軍義府將行彈之曰王學士侍御史光庭所舉今日豈無說乎對曰義方為公不為私昔孔子為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奸臣於兩闕之前實以為愧

拂衣去

尹思貞睿宗時召拜御史大夫時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大匠思貞數有所諍懷貞讓之思貞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吾下又聽小人讒以廷辱士今不可公矣乃拂衣而去帝由知之特詔聽令視事

用舍在公

顏真卿代宗時爲尚書右丞□□自以□請光政而郎詔宰相
元載以爲詆己真卿抗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之御

敢探

張浚僖宗時爲諫議大夫時王敬武在平盧軍前強素名不肯應詔佳
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浚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
至不北面伏而敬侮使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懼
然謝

知準爲可用

宋寇準太宗時爲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天旱帝延近臣問時政
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
怒對準辨以不平狀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曰
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
財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因功責沔而異準爲可用矣

立朝剛毅

包拯仁宗時名聞封府權右司郎中立朝剛毅貴戚權臣爲之斂手聞
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
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不得直數永罷

韓絳神宗時為丞相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周列古之欲弗責方劉貿人先行錢孫永欲有異而周列欲論永周上故不貿上書人鄭俠數切下獄而服之政遇京宗謂俠同列欲急案俠為重坐絳辨帝前不得直欲永罷帝為逐市易官請寬二臣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貿人劉佐任市易絳因言不可論帝前奏大絳再拜曰此言不用辱相位請從之詳帝悟然遂小事何必爾絳奏曰小事弗伸況大事乎帝為罷佐遣俠持手札論絳使就位乃起右欽月固求疾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擊神宗時為御史與中丞鄧綰言物從有十害王安石使曾布作十難以詰之仍詰二人向學皆背道之情果何所在繪惶恐請曰臣愚不知物從之利乃爾當妄從言之罪然香留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往者以自敢呈曰王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姦邪之今獲罪違逆固自其分但物從終為天下患害願陛下勿忘也

樸忠之士

李周神宗時通判施州司馬溫公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願見但從肩而往所謂呈乎御史也卒不往帝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帝召對謂曰知卿不造權門欲令執政乎對曰不敢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樂邊之曰四邊手足耳若疾中國以勸遠荼制百姓窮困

以為欺誑為覆亡之君者歸之於此十者之言也

識別邪正

宋欽宗時許翰尚書左丞與同列議夏國邊事不能合遂罷去帝遣使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翰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天下之善惡顧任君人不惑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甚幸

武為之恐不顧也

邵伯溫為西京教授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伯溫父雍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溫曰吾慮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生於地下至則先就部選官而後見章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呼吾於先生不能卒業遂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於患難反覆者可立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稍為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辟訪之者伯溫祖為於咸平光范純仁於國曾武為之恐不顧也

人皆駭愕

吳敦復高宗時為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秦檜方主和力贊屈己之說然患外議未伏句龍如淵說檜請擇為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

於吳如淵施吳臣吳將皆嫉妒之人皆駭得救復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旣逐臣又以此擠撫諭吳將又以此罷右丈夫如淵逐臣唐人英將則嗟臣比陛下素臣與此輩析圖論乎已加斥逐杜門稍使所親救復曰公旣屢之而比日又可至救復曰吾然不爲
自訂誤國加家呪吾豈敢之往而忽訣請勿言樞卒不能屈

正色對

清良貴高宗時除考功郎遷左司時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早晚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也自當深思何可攫乎常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主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

遇事盡言

趙師淵孝宗時爲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諱有自外府得內教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淵即奏昔宋璟在自廣平道中與楊思勗交一談李虞爲吐突承璀所爲監軍相位不拜士大夫林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環鄭爲法今其人郁爲近人朋所切齒繼朝廷之祖宗少比輩乎臣竊不肖安與爲伍乃印綬

病風喪心

呂祖泰婺州處士寧宗時侂胄詔起周必大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配欽州既至廷君曰誰教汝共為章祖泰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戮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君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侍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未幾侂胄誅詔祖泰特補上州文學

官可棄記不可作

楊萬里寧宗朝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

獨不呈稿

陳文龍淳五年廷對一第相賀似道愛其文雅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先是似道所置臺諫皆聞並臺中丞相凡有建白皆呈稿至文龍獨不呈稿已忤似道范文虎以師無功似道庇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黃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賞罰也溍乳臭小兒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為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也

譖不能行

宋太宗以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族人親吏之在德州者多為奸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都軍頭丈珪善特寄初臨御欲知外事令左侍訪查人以告珪屬去夢昇珪悉記於紙伺便言之會帝問珪遂來中外事人任否珪遂曰人皆未必皆善乃以所記進且曰知德州梁夢昇欺蔽刺史郭貴幾致於死帝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不肯從其意以所記付中書曰以夢昇為贊善大夫珪譖不能行

勿慮讒問

太宗命姚坦為益王翊善王稱疾不朝太宗曰使視疾逾月不瘳甚憂之召王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王不納規諫而有詐疾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何得也且王少此謀為之謀耳因杖之數十召坦慰之曰卿居官王公能以正為群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讒問朕必不聽

英鑒類此

仁宗嘗對執政言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皆美將來兩府有闕進此二人既而梁適罷相執政以二人白聞帝曰可君臣熟執政復以吳特帝詰奏除命曰若遽用察等是人之索得行矣執政遂不敢言蓋梁適之出或云察等所譖帝之

釋然無疑

英宗時王珪為翰林學士當撰先帝詔宣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稍卒如初議有密譖之者帝怒召至蕊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燕龍金器諭之曰秋殿之職非其器仰于翰林間二府員缺卽出命矣量存讒口朕今釋然無疑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

乃不敢言

神宗時利州路轉運判官鮮于侁上論時政其意專指王安石忽毀短之帝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判陛下何以知之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

惟見此一人

帝嘗與輔存無人才之歎尚書右丞蒲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蒲宗孟慚懼至無以為容也

以法劾之

金程寀宣帝與之君拜監察御史時皇子荊王為宰相家僮等席勢侵以法劾之奏曰荊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難頹乃恃權縱僕侵漁細民為私事其負背取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荊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怒尤不法者數之

溫言以尉

元耶律楚材太宗時為中書令有二道士爭長互黨與其一誣其仇之黨二人為逃軍諸中貴及通事楊惟中欽而喜殺之楚材按收惟中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眾皆失色帝曰朕雖為帝寧無過舉也

論事激切

廉希憲世祖至元初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奏對前論事激切無非四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帝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

責王

星吉順帝至正初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時出獵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大網利民病之有司莫敢言星吉至責王曰王帝室之藩石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徒音不同而[illegible][illegible]宣淫肆志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謝之悉罷其所為

臂可斷筆不能操

翰翰至正中為翰林學士承旨孛羅帖木兒以兵犯闕逼帝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命翰草詔翰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翰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帝知其志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為之

何嘗奉行朕旨

元仁宗特左相合散常奏事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合散對曰臣帝等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綱紀可正風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欲言至治豈不難也

性剛明

英宗性剛明嘗以帝震怒膳徹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帝問何為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斥出之也嘗戒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貪之朕不惜賜汝者為不法事則必刑無赦出世本

非公議也

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諸臣者宜悉歸之官英宗問曰所賜者為誰完者不花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為多英宗曰予嘗諭卿等

嘗以分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停船之說以阿嵩奏而上人令卿所言可復私欲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於是也言者不花爲報南宣慰使

清廉

廉字解 說曰廉稜也徐也辭名云斂也廣韻儉也增韻不貪也

志廉字類卷之二十三

曰謹潔也 曰節廉也 曰絜方結切靜潔也 曰湜常列切角切自淨也 曰清青也

要語

易賁卦初九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明夷初九象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

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有贐辭曰餽贐予何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不為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又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食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又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

可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禮記儒行儒有砥礪廉隅

論語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漢文帝詔廉吏民之表

楚詞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世人皆濁我清

誰知子之廉正

柳玭家訓廉不沽名

古今事實

廣志矜廉儒立門卷之二十三

伯夷聖之清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出孟子

仲子烏能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然仲子烏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不貪為寶

宋人得玉獻之子罕 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出本傳

受魚失祿

有饋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失祿無以失魚不得失祿終身食魚

震畏四知

楊震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過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謁見懷金十斤遺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

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故贊曰震畏四知也

清白遺子孫

楊震性公廉子孫常蔬步行欲令開產業震曰使為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父子俱清

胡威父質父子清謹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以為言直而婉謙而順

一錢太守

劉寵為山陰太守名為將作匠山陰有六七老送百錢曰自明府下車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去故自扶送寵令人選一大錢答曰散多劉寵所以為號

金付縣曹

後漢義為功曹嘗濟人死罪罪者以後金二十斤謝之曰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志然投金於承塵上後兼里屋宇見之金主巳死無所復還乃付縣曹

有三不惑

後漢楊秉為太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清白稱常從容曰有我三不惑酒色財也故贊曰秉去三惑

不受黃金

漢蓋勳中平元年黃巾既起原武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子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子哉

遺金上聞

魏田豫為鮮卑護軍校尉鮮卑數刺多以牛馬遺豫豫送官胡乃密懷金三斤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君牛馬公輒送官今以此上可以為家資豫張袖而受之胡去之後具狀聞上魏志

藏絲付吏

晉山濤為石侯時袁毅為鬲令貪濁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眾故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凡所受賂見推檢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

酌貪泉飲

晉吳隱之傳廣州包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多皆黷貨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

廣之鄉因之號主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後至自番禺其妻沈香一斤隱之投于湖亭不取也

不受梁肉

梁元翻齊末與兄與家人併日而食有餽梁肉者閉門不受雖揀兼行捨其食

酌一盃水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其有物不願侵人又課入稱父老揮淚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者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袖金不受

然事有謁急廣州都督人或袖金袖金以贈肅卻曰吾自性分不可爲非畏人知也

詐清真清

吾註宋璠為扶溝使按察使宋璟按攸州縣歛必得有吏言狀曰某強某清詐清雅宋傳曰真清

道全不受

太宗在晉邸嘗求孟昶令吏請借錢五百千之孟受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然還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況他人乎太祖太祖曰執虔可鎮其風俗有之矣出訓鑒

一琴一鶴　趙清獻公抃初在成都，攜一琴一鶴以行，其再在也，并去鶴，止一蒼頭執事

不載一物　余靖為廣西安撫，乃北歸，不載南方一物還

不市一物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獨辭不受事知廣州至則南即市由來以往在官亦無所須出言行錄

恨市白集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出筆錄

一毫不取　劉恕道原家貧，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與之，不得已受之，行及潁州，悉封而還之於光，而不受他人可知矣

得珠眼不肯睹

鍾離意爲尚書時交大守張恢坐贓徵還伏法以資物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盜泉之水曾參回車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錢十萬賜意

搜犀珍投江中 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前理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於居本帶杖歸落用中根後乃歸至石門盡搜家所蓄犀珍投江中出世本傳

饋餅棄垣外 楊瑒歷汾絳二州刺史姆僧處士以餅其偽受而棄之垣外人皆其廉出本傳

故史歸縑不受 郗度從事十歲而孤故史歸千縑時之已能讓不受

代還乘止一馬 朱敬則爲洹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出本傳

司徒一縑 吳隱爲當出令歲滿司徒一縑爲殊米去

橘熟納直于官 柳此刺嶺南時又副使馬中橘熟既食內直于官出本傳

飲馬投錢 安陵清者有何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郗慮亦然出三輔決錄

公廚烏椽 高從誨領南郡更宗族集居石於六對取其行徵知止之

還橘椽 高數升領南郡才亦將來務不以門下人病取擯於廚以知利欲知無所還之出本傳

懸魚 羊續為廬江守相有獻生魚續懸於庭後又獻之乃出懸者以示之杜其念也本

十分受一 馬援自言才沉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第十分受一改自馬援本傳採事

只膳適食一口 北齊彭城王浟自滄州遷父老相率共餞曰殿下卑歡山鄉水木食百姓食物故味詩浟為食一口出本傳

五百縑未嘗發 范成山太守鄭度所聞巡長者分使遺五百縑或使者不令之職因附使者妄而去置之未嘗發

餉綾完封不發 田思復永淳于家且奏貢飲京兆杜里者以白綾餉思復方拜日食而餉綾完封不發出本傳

孝子錄

釋思彥客汴州依僧瑞者廬墓三十年哀其間河思彥為織綃縑二百不受時感內家妻甚僧徵圖請為受一疋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出本傳

清白吏子孫

楊震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出本傳

婦無褌

韓章遺范宣絹百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之至一疋終不受同載車中裂一丈與之去寧可使婦無褌耶范笑受之出世說

器物一無所受

崔沆依以登樓見人於園有所委輸者訪諸吏司參軍長官家也與僧參沈問狀答曰長不以通直行貨適有人以虎為倘致而去不敢自取歌盛之歎從其乃引見判官也 出六帖

啜豆粟自給

崔首大精消南對以孝業召不應居貧啜豆粟自給 出本

使澤路不受葬

馬使馬侍省李從實卒使侍郎臨弔賻之帛不受又至京師使工部尚書監從事合扶喪相高選德宗日前史澤

遇不可辨者只以方空用也逕可決作

斷帶為炷

皇甫無逸嘗按部宿民家灯炷盡主人將續無逸抽佩刀折帶為炷其廉介類無此出六帖

不取州錢

令狐楚始鄆師每立以二百萬入私藏楚依辭不取出本傳

受茶一串

陸贄壽州刺張鎰有重名贄往見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不納受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出本傳

橐駝駿馬

范希朝遷拜振武節度使邊州每長帥至必效橐駝駿馬雖至廉者亦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亦不納

庭中樹

王義為御史時買宅數日忽見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價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如此出本傳

使西域不受異物

李絢使徹斡拓者使持節循西域列國[illegible]

一介不以取諸人

昔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伯夷之清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

無衣帛之妾

列國晉卿下愍不以三公為其介子文子相宣成兼三公無衣帛之妾無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晉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以其子為吝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它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奉法循理

公儀休為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嗜客有遺相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

不貪為寶

宋子罕為司城宋人有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獻玉者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以此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而後使復其所

晏車駕馬

齊晏嬰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嬰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嬰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嬰嬰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嬰曰君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奉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矣公從矣

廉約小心

漢祭遵為人廉直小心克己奉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褲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光武以是為重焉

布被蔬食

宣秉光武時為司隸校尉節約常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即賜布帛帷帳什物後為大司徒其所得祿俸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布被瓦器 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之

力行清潔 孔奮守姑臧稱為富邑奮力行清潔隴蜀既平河東守令咸被君徵財貨連轂彌竟山澤奮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但謝之而已一無所受奮供養老母撫妻子但食蔥菜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恤其毁

委珠於地 鍾離意明帝時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伏法詔以贓物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畏四知 楊震安帝時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王密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清恐人知 晉胡威

許衡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
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也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有家貧躬耕粟
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
以分諸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

賢其所守

郝彬宜世祖特累樞密院判官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陛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
未及逮者要東木伏誅已籍沒其財產追奪汝可擇其家財之剩宜對曰彼以贓敗
臣復取之寧無汙乎帝賢其所守賜千餘千兩

封識如故

張雄飛世祖特累官至參知政事嘗有旨詔趣召之見於便殿謂曰聞卿貧甚令
特賜鈔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兩貞懼乘拜謝將出又詔加賜金二千兩又金
酒樽等受賜封識藏於家後何合馬之黨以惟飛罷政乃籍其賜帝命近臣伯
顏閱之封識如故

無敢持一毫獻

董士選累官江浙行省右丞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平生以忠義自許尤
號介自門生故吏無敢持一毫獻者化平好讀易潛默於其身每之官必
攜先素田廬為行資致仕而歸貧子孫不異布衣之仕者
往往稱嘆今更云

未嘗營財產

國朝張以寧少貧苦好學洪武初為翰林學士侍讀清介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
財產嘗奉使安南著清節而往還遇疾於道臨終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葬骨都
無陸賈金朝廷命有司
歸其表營葬以禮

稱其有行識

劉敏洪武間為洪武用部侍郎初為中書吏持暮以小車出龍江關察節旦載于妻
而後入莅事妻以蘆織席鬻以奉姑人或嘲其亡以清迸亦遺其家者敏對悉於讒
後其讒未竟還之為楚相府從事
頃中官以從官女婦給之辭之還歸
勸其請給以事母
敏固辭曰事母子
婦事何須他人也權好事敢留所收人
稱其有行識云

非我私子

後漢為監察御史劉敬有德於人漢者建諸生遺羡欲厚報以金漢吉曰子非當
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欽可從全不可受詩稱無得其事者以聞

無嗜好

不為物累

呂袁正為相一日士大夫有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今公弟獻以示之其弟因閒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其弟遂不復言聞者歎譏贊

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
昔賢之所難

接問不稱

有貨玉帶於王文公旦弟以呈文正曰如何曰甚佳命公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見者稱好無乃勞乎亟歸然不稱此物去之故平生所服

止於賜帶

買此何用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十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一琴一鶴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攜一琴一鶴以行其再任巴蜀去琴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曰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封誌宛然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長山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
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金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
內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
呼而告之曰汝有神術者之死也汝尚幼吾故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取之汝出其
方并白金之封
誌宛然

過自貶約

天聖中張天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侍二婢老且醜極其過
自貶約時以丞相同但不許市妙年者因賜國封奩市二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
封遂買二婢歸首飾服用不盡三十緍為一日文節命二婢拜於進門節詢其所自
國封長嘗從容指旁二侍婢謂夫人曰此二姬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國當終
身於此耳若二妹寔未諭雖特婆少年與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今守一老翁甚無
謂賴然太后聖意素怨然然之忠主可謂也日入見宣以此懇教奏遣召宅老呼二婢
之父兄封之行奏并夫人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
若更顧於人必當送府勘罪

簡靜之樂

韓魏公在府特家有女樂二十余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
春平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識者以謂
過人

盡以錢賜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子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資盡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人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潁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妾如其言公詫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潁公知之對僚屬歎其賢溫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物利害同公除狀至晉錄至六七不復已方受溫公除知誥不次善作辭令屢辭免改侍制到公官庭至作祿入門任諸弟取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饌待賓客什器不請提居樂買田園宅備以充卸中為戶敗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絕嗜慾

元城先生與侯言行已出處且曰記聖初求諂處未死到處上更過十年須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枝葉氣慾不生還恩意也先生語云此人在庸曲之地惟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曰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且大夫自誓不為刻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於父母之盡像於卧房中且已寢則其下而使父母且對案益視不亦潰乎者陶潛獻辭去來即從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不好事但看行己知何如耳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莫勝然害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死彭澤以而清獻比右軍

有甚工夫到此

賞措子弟飲食玩好之顧宜是一生將身化事不掛如倉識之陳醋氣洛中之吏岳正是也更事伯淳與居實(晉)同況吏岳猶能品題射項伯淳問居實能與他岳否居實自家一个身不循甚能將更有甚工夫到此出遺書

不宜有所好

蘇公頌言火將覵計用帝卿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猥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利名則桑弘羊呈鑄之徒出而民困於倍克矣好順從則張禹民吾於孩矣好聚斂則桑弘羊呈鑄之徒出而民困於倍克矣好順從則張禹湖貪之徒出而民敵於夸矣立權人主樂于士大夫

亦宜知之夫神龍將驟豈可羈也

然然

廣志勇敢卷之二十四

勇說文氣也一日建也從力甬声勇者用也共用謂之勇魚韻猛也增韵銳也果敢也又決也知死不避集韻本作勈

曰驍勇健也　曰虎武勇也　曰番武勇也　曰猛剛勇也　曰峰峻黃石素剛勇

曰武剛勇也　曰憤忕扮切剛勇之氣也　曰𢱢敢勇也　曰耿剛勇　曰敢勇也忍也

曰毅（勇有決也 音誃）曰悍（勇也 音志）曰忿鷙（勇也）曰慓疾（上匹妙切 疾勇也）曰怫（音弗 勇壯也）

曰仡（魚乙切 勇也）曰倭（莫八切 勇健也）曰勆（方詰切 勇也）

敢

曰倮（健也）曰僙（音光 武也）曰怒（武也）曰赳（音糾 有武力也）曰奘（音 猛也）

曰勢（音敖 健也）曰趨（丘謁切 武壯也）曰偖（呼八切 健 時無憚）曰矍（輕健也）曰訽（丘訝切 健也）

曰訬（楚交切 健也）

要語

中庸之恥近乎勇

論語仁者必有勇又云見義不為無勇也又云

勇者不懼又云則無豈敢

孟子撫劍疾視曰我焉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

者也又云好勇鬬很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又云彼惡當我哉又云聞大勇於夫子又云孟施舍
之養勇也
左氏盡客氣也注言非勇也又成二年高固入晋師
曰欲勇者賈予餘勇
漢書力扛鼎手搏熊羆猛獸見戾太子傳七啓批
熊碎掌拉虎摧班
南都賦攫戾執猛納堅摧剛
文選力盪海而拔山
鹿山隱書揑鉤伸撫梁易柱
荀子性惡篇有上勇者中勇者下勇者

光武紀見小怯大敵勇

吳都賦注 扛鼎謂兩人以手相扛能引之也起蹻謂也扛石舉石以投擿也又申包胥功成受賞逐奇人勇逐迸勇也

列子力能扛鼎元之輩共工之屬不戚其禍又云觸不周山折天柱地維絕

事實

古之勇者

又莊子勇語中四孟賁之勇之士詩以巧古捷人秦成力拆古壯子出於西都賦

四十不動心 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公孫丑曰若是夫子過孟賁遠矣

一挫萬捷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養勇無懼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千萬人吾往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如尊乃勇

漢王尊為東平相時王以至親不奉法度尊到謁見王太傅王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後尊謁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以尊不容朝廷見從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色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侍郎曰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大為尊屈也

奏妓鑿骨

高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乃鑿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輟

石敢當

五代漢高祖劉知遠為晉高祖押衙潞王從珂唐閔帝出奔晉祖自鄴州朝京師遇閔帝於衛州知遠遣勇士石敢當袖鐵椎侍晉祖與閔帝議事左右欲兵晉知遠擁晉祖入室石敢格鬬死而知遠以兵盡殺閔帝左右留閔帝傳舍而去也

射日斷蛇

堯時后羿十日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斷蛇禽封豨於河伯婚出淮南子

手裂虎兒

惡來有力手裂虎兒出春記

夸娥負山

夸娥氏有神力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一桃殺勇士三

齊景公畜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持氣虎聞晏子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公乃使人饋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特猏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卻三軍者再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行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雀躍而出人皆曰河伯也冶子視之則大黿之首也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二子恥功不能逮而自殺古冶子亦殺晏子春秋

健臂能勇

拔石拔距

漢甘延壽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注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者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敵拔取之也

空手搏熊

廣陵王胥有勇力嘗於文帝太子思苑中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 見西京雜記

負薪絕力

武行太原倫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號為一谷柴晉補國志張行才入城賣薪見其魁岸所負之多令左右欲人不能舉壯其力

西縣丁從元衛

陣出縣元

三十將兵

唐李大公論兵言我十二三時為無賴賊遇人則殺十四五時為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為好賊上陣殺人二十始為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也

勇敢說

蘇子瞻云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生於白刃之中而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不知所出於知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數失爭錢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色赫然其氣勃然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去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不勇者也故之所以貴則奮其性而

息其識右之意而與君綢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泯其綢然勃然
之心而問其自快之意則是非而自服也故曰致勇
有所至勇莫先乎偶

儉 說文約也從人僉聲語注去奢從儉謂之儉

要語

禮記儉德之恭

易君子以儉德避難又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詩儉下中禮

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儉則固

左傳昭其儉也

老子曰三寶二曰儉

○廣志卷之二十五

事實

茅茨不剪

唐堯居帝位處王以白繒茅茨不剪採椽不斲素題不枅大路不畫越席不緣羹不和粢盛不鑿蔾藿之羹飯於土簋飲於土鉶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珍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屋不堊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以私無不害耕織之時

菲飲食惡衣服

夏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卑服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躬行節儉

漢文帝在位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山不起墳欲其節儉之德如一焉

大弘儉約

晉武帝大弘儉約出御府珍玩奇好之物頒賜王公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雕文游畋之具有司奏御牛青絲引斷以青麻代之

簡儉沖素

元帝性簡沖素有司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為帷帳

清簡寡慾

南宋武帝清簡寡慾未嘗有所玩于馬文飾後宮無紈以絲竹之音平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琥珀治金創命擣碎付諸將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內外奉禁奠不可儉

罷尚方錦繡

梁高祖詔罷尚方錦綺繡羅之工四民欲造在之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璫珥錦繡大官雜器不復用其內府庫並天出其大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建六鎮庶士各有差

性清儉

武帝性清儉常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不食二味所幸嬪儀昔人衣服無文錦

黃金與土同價

南齊高祖性清儉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皆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身衣布袍

後周武王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為土階數
一尺不起臺榭供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十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

務存節儉

隋文帝居處服玩務存節儉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無金玉
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

惜十家之產

唐太宗貞觀二十八月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今暑雨未退
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帝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
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漢文而所費過之
豈為民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三竟不許

在於朴素

肅宗時錯因閱東邦有服封文飾曰凶器衆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
文飾乃令撤之

常思返朴之風

德宗即位詔梨園使令伶官之冗食者三百餘人留者隸太常[illegible]
夜李泌奏觀州虞氏獻山治遣[illegible]

蓋以不爾將奇衰恩寵升之故用明躬儉之德立崇本之極率卑奔本
惟不禁之

深思侈靡

文宗慮承理每與宰相議政深思侈靡每下詔勅皆以敦本崇儉為先袁有上行下效之漸元夕於咸泰殿觀燈三宮及諸宮主畢赴安帝方以帝方以儉先服戒有以度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遣歸駙馬都尉竇澣罰俸二月贖儆 深惡侈靡

性尚儉素

宣宗性尚儉素凡是宮中無用行幸即以龍腦鬱金籍之於地上見帝皆不許時人方之漢文帝

緣用青布

宋太祖性節儉宮中葦箔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兩國親長公主襦飾翠羽戒勿復用又戒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見孟昶寶裝溺器摔而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尚以何器貯物所為如是不忘何待皇帝以飾翠襦入宮中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師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廣適實止之又謂之曰吾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玉為飾力亦可辦但念為天下守財耳古稱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

存於禮文

自宋時太宗祥符間詔除衆與供伏存於禮文者如舊自宮禁中外進奉物皆以銷金文綉為飾又詔皇親臣庶第宅飾以五彩及用鑲簾幣帳帛概是者並禁之

禁民間織錦刺繡

仁宗景祐元年五月禁民間織錦刺繡為服飾西川歲織錦上供亦罷之

詔省浮費

寶元二年六月詔省浮費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宜從簡約若使兵祿賜禁行裁減

器服簡質

至和二年春帝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安見上器物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瓷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絁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絁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見之耳

焚翠羽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詔焚交趾所貢翠羽于通衢仍禁宮人服用銷鏤金翠羽皆不許用

務尊法制

寧宗嘉泰元年以風俗侈靡命官民營建務遵法制內出銷金翠羽焚之通衢俾民無敢服用

不忍傷民

太宗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史錄處誠不忍民之勤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宜記吾言常存儆戒

宮室朴素

太祖皇帝謂近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子孫守矣

怒拔園葵

昔公儀子見織帛怒而去之見其妻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一錢不貪

王符傳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朽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

燭下散

司徒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償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家貲

食有三九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一食二九 鄧李幸家富而食常無肉上有韭菹韭並李元植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謂二韭一十八也出世說

自繫裘 吏部侍郎裴允家貧以爲計而性吝雖妾亦不之妾常自繫裘論於衣下行則環珮出周太祖記

數米秤炭 常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擔青幃

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矣知今日富貴乃公父之恤哭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大入府相所得俸祿惟吝施與公別看內繪尤聲色之好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折之公答曰彼係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忘之又而以敝棄之斬著地之

無地起樓臺

處士魏野對贈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至闕宴兩府頃坐北使歷視座中問向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使譯者曰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萊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出改安

一蔬一飯 王文公旦食於家惟蔬一飯或異具餘曰吾本一儒大名位壽福過之晨相皆爲家所有一旦去身尚為儒何以自畢

食不過米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貴與事稱

范文正公仲淹常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言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鼻熟寢無復愧恥苟或不然夜不能安寢

貴亦尚儉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何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若此雖自奉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謨曰吾今日之奉舉雖家衣布帛錦玉食何患不能恐人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既貴而儉

王沂公與孫甲同榜中第亨一日往拜沂公相留云喫飯了去訪子弟云已留孫宗吃飯安排饅頭饅頭漫為盛饌也食後令中送錢細簡紙函有皆是使人書簡不紀王筵盛饌

貴不忘貧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俸家人且誡諸弟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以早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士歎遺事

聽事容馬

李靖公沆為相治居第於封立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又訣見王所居廳巷聽事无重門其偏不已具頹垣隳壁亂不以屑慮堂前素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沆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以可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人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立屋哉

沖澹寡欲

王文正公沖淡寡欲本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由今戒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兄於乎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

深自抑損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今君芳多以僭服玩奢侈損貴無數宜有經制及貴顯身自抑損齊居飲食澹如也

貧儉如此

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同種難一日分途逆旅而分之至鄧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即令設榻內康靖嘗有衛一又思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則已其貧儉如此

帝席為欄

韓忠憲公億為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在堂文千年以葦席為欄用公家[illegible]時王文正已貴忠憲公夫人乃[illegible]

不增一人

先文正公為吏部員外郎士守時有三婿及官大歷二府以至於覺九卿事不增一人示未嘗為也

家素清儉

先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唯儉可以助廉

先文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於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釋並味親斷每退自公為求經術學以為常自少至老小官至達官若終如一也

布衾

先太史祖禹作布衾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先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儀而取講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無所好質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也而慕之不已其且知此矣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作事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而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不以具衾為寢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祖禹序其本末將俾後世師公之儉云先太史集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綿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羅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為世師模紂居瓊台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驅然則斬衾之陋其可忽諸

由奢入儉難　張公節為相自奉養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

張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

奉養至儉薄

蘇公頌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既除侍從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物因始見之日吊天者進其寢室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敝污咨嗟以為寒素若無其為大丈夫

約儉為法

陳公惠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以貴富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謂多能鄙事臨事口占數十言自悉其本

固窮苦學

石介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濟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早晚食不介之粥也但日饗之則前者之美得一餐則明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聞使以食還王甚重之孔氏雜記

節儉如此

■■■■橘時東萊公為書官所居廨舍■凡■以寸牘寫上置書■
吾■之為志不能具處之甚其簡儉如此

酒沽於市

溫公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儉而守廉

韋元甫儉說云與其奢也寧儉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侈以聚斂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自奉簡約

古人自奉簡約有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祭祀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以官與為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異凡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歅相子綦之子謂而當之於舞適當梁公徹無身食肉而然班超者虎頭燕頷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此之後人儉約甚以此令吳雜志

適口斷善

道叟曰耳之人不以耳視耳食者對矣問者駭曰何謂也道叟曰本屬所以為奢侈也精饌斷美矣世人舍其所精圖人所向而甚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斷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封飣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淡薄方好

人須是一切世味方淡薄好不要有富貴相因恭叔才高識明而斗筲甚好但求口腹累太重把得他定長進在貴闕明道先生一見品格微仲使日等相呂美仲酒做只是道溪信謝上祭五為他有貴氣相熟使是使居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吃魚羹飲因萬兩人不行下飲使乞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飲為他綠累輕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李有且先除去此等常激昂便不到暮坐晉覺孔明嘗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接來須度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卻與後主疏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某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等人身可未大丈夫矣

劉壁郡縣名看天下譽京師不能逮相傳云是范忠宣公嘗注諸書無[illegible]
用而主火旱蓋責不然油灯尤好夜宴劇飲饌度素無燭進且無限
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廳溷門邊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
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灯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
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殁不
反雖其不
幸亦可以戒也

性儉約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声妓自樂王文正公性
儉約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
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
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得銀器皆錢
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鏤大盲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
氏謀上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嚬蹙曰吾素寡欲用此 其後姬妾既具
乃呼二人問昔沈氏
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
今見在也公喜 用之如素有声色之移人
如 此出李端明耕述見

禮

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從示從豊豊亦聲豊爲禮字從示古禮字今作礼釋名云禮體也得其事體也

朱子曰

問仁義禮智五者是有意義否曰既仁便有慈愛底意思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黃細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曰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智曰仁義是春秋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相似記春夏冬相似仁義是陽底一截禮義是陰底一截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禮是敷是出底宣著便硬秋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爲柔蓋義爲剛非也卻是以仁爲剛以義爲柔蓋仁是箇發出了便硬而強義便是以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曰仁義屬陽禮智屬陰表初伸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陰仁是柔底物合屬陽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向了便如此說之不知正不知他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

意鄉飲酒禮云溫厚之氣盛東方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

以天地之義也曰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
分有收斂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智曰智便是截然更是收斂
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為智只
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部他那箇便收斂得快曰人只是
此仁義禮智四種此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
來曰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
亦無可收藏又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
氣故為全體曰然問惻隱之心是性氣曰不是二物人是然不合是
秋人有只是一氣曰則仁是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元亨利貞
春迄下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春是迄得大全於此無曰不是生氣有生
良無此物可得而生否曰生氣則大全不皆無自能生矣故大過此三者
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可見得而惻隱
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夫豈惟無形
影也於性情乃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本善心矣曰武問諸路言仁處
曰理則見其當然既工夫使見知覺元亨利貞是生元亨利貞也見
且有春夏秋冬時不是截然各之氣仁便是這箇氣象春夏秋冬雖不同皆
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
智皆仁也若見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
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曾
此道理便見得自己便此私欲之未此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
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耳先生云仁者有兩般有
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仁之主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

且如其良心是他自會知心有亦忒也又十小事親長自會
仁他便消了他便是人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
禮智然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
如東對着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着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
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
陰陽之間盡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春溫方次到熱田
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秋涼方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
自然因而各有界限仁依舊貫通了都是生意在東西仁流行到義處便有
成義禮智皆屬便成仁首且如為物植摩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着便
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
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行不去秋冬退後去
正如人之氣呼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曰問人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
何是如是一元之氣發出來生到夏時長了只是這底到秋來
成遂了亦是這底到冬來藏了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做四段一個是
一個渾淪看只是一個日問先生以為一分為二分為四分為八又
細分將去程子說為中只有一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
何也曰只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曰花說仁義
便是陰陽若說四端便是四時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是一個仁
一個是義一個是禮一個是智這四個便是個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曰問以先言仁是仁之體以覺言仁是仁之用
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為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

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乎所謂為物所蔽於我是仁之體吾曰惻快
不可以言仁眼是以知仁自為之于處分明是仁之進曰惻隱是仁情
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禮義只有個宜底意思義有個讓仁底意思是
禮有個別曰底意思是智有個處仁底意思是仁是天理公是天理設
伊川謂極公近之又惟仁智看此即曰不使以公為仁為物皆備周是
仁然仁之得名卻不然曰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性皆因發而
底則無次第曰發脫底次第生時有次第曰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
形而 直可分也曰問仁得之最先蓋信仁其義禮智曰克有生理
二者由此推之
朱子曰言禮者仁之其義禮智發智其之發處且以仁之道言之設學
者多識這道理者多則利曰仁字兼言之則渾然而難名必以仁義智
四者兼舉而互觀則其意本情狀互相形見乃為易見仁義禮智日半
且於生而其依渾然良好而見至於感物而知然後其惻隱甚忠辭遜
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性而從之為陽春發處
者此也四此也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但似者之
一而四者不能以乃此為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得言則包四者之設
周非獨以仁為性之統體而謂二者必以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
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心則統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有
處分辨而不言其間以然智是而不言其別焉乎其得之矣曰人之為人
執不具性者無是四端則是非人之道矣無非而論之其則曰有四端然
其位各有不容倒置而其條則亦為相通合而言之則道可無思也故言
其未發則人之仁立時其以智亦日而存焉而其既則惻德之心形而其

真忠詳慎是非二者足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自盡之不明不也

論禮之所發有四曰敬曰謹曰謙曰讓

敬 正衣冠分敬老尊賢承長恭執事敬內則嚴思慮去知 故鄭本作定精神擬默主無適於嚴正於容貌見儼然重而不侵

謹 不默後自致不輕然自得言不妄事不出位而思不怨天不尤人不居下訕上將慎悉防善惡謹微審去就可許以為直不然以為知不避以為勇

讓 推尊居卑損多取少惡以下人善則推人

謙 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敬 說文肅也從之苟會意苟恭也慎也

曰莊 恭也 曰恭 敬也 曰祇 音脂 曰肵 音祈 曰寅 敬也

曰脩 曰諲 敬也 曰虔 敬也 曰呈 敬也 曰試 敬也

曰乾 敬也 曰矜 曰欽 敬也 曰竦 敬也 曰敏 敬也

曰欵 敬也 曰懟 音叔 曰孜 曰逖 音[illegible] 曰穆 敬也

曰齊（音齋） 曰遬（音速） 曰恪（敬也） 曰惕 曰業（敬也）

曰洞屬（專壹也） 曰䝹貌（如字為敬也） 曰愨（謹信加順敬也） 曰繹（敬也） 曰肅（持事莊）

要語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曰

晉問言恭敬二字如中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忠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恭者豈不於主於中者然主中者都是本不可不知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家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

初學則不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事主事專言則又如修己

敬是主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發見上說

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大門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別恭即是敬之發見日本領鉅在上若論那根屬

恭又大於敬　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問恭敬二字語義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

主言發於外有諸中生之外只是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
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日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問恭敬如何曰恭事主容就而言敬事主而言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
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到事不如事而今看論語熟
心有在孟子工夫如何理會得成一件事心又在那事來做不得又曰
敬是畏底意又以敬是就心工說恭事就人而言又曰若有事則此心便
是體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事謹敬畏是嚴是嚴於
非所事情是在於這處使不得者以路不則泊是在他之以莊則敬本
莊以涖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

恭有言底意一敬字較實
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
與恭亦不有別能恭而內無敬也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主一　上知者便是敬之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
容本工夫輝容恭自然恭立如恭敬古人皆如此着力如克之欽明舜之溫
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
誠與敬自不相關
恭與敬自知相關

大學云止於敬

事實

君子哉若人

明周魯宓子賤孔子弟子，仕，孔子見而問曰：子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事，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日益明，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粥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所得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問疾，是以朋友益親，所得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不誣不實

[illegible]

非禮不行

[illegible]

不事權貴

嚴彭祖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竟以太傅官終。

為善最樂

東平王蒼明帝詔問其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為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稱是腰腹蒼美鬚髯要帶八尺二十圍云

矜嚴好禮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表初為左馮翊政化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少峻名節

許劭少峻名節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少為吏莫不改操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去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不敢踰

晉陶侃鎮武昌殷浩庾翼為佐吏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嘗有酒食之親約故不敢踰

知名當世

實鈺衍奬後進之名當世多士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間有善言善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其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衍所以之然身者有能復其以君子以為人所推而衍自謂不足以名從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也

長原清脩

趙抃長原清脩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生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周予貧乏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儼然正色

毅然初登進士而貴豐衛守行事儼然正色雖喜慍不見於容然與人居益重之人之私觀然自未嘗言其見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華美之言其精力以能動人其知不以物事志常雞鳴而起任道行無為不及而天下行而善有餘當事有違其與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

不以聲色加人

范純仁為事出平易實而不以聲色加之人謂之所在則毅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以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決之

士幼[illegible]不真以此之類事居積
同僚又親睦承接大[illegible]而受人[illegible]也

厚德長者

趙康靖公槩秉德日未嘗言人短每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法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紀不與還徹豆無可數人謂於為善亦若在造次之間每日孜孜隨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造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也

夜必衣冠露香

趙清獻公平日所為事夜必整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也夜香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未嘗有不可對人者

必求所以稱之者

范文正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然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明日所求以稱之者

不善加己直為受之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如此至和中守書東漢廷寫真字又謹書于座右矣

詩好衣不逝而至青梁啟似伯號書中兩句余子舍

要在謹獨而已

鄒公浩曰聖人之道傳在六經千門萬户何從而入只在中庸一篇要在謹獨而已但於一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使過便見工夫

嚴正稱

畢文簡公制行自端方沉雅有祝識所至以言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士官無緣之譽但正身點檢處幾寡過耳

謹

說文慎也從言謹聲書人韻聚也謹人心也專也重也

曰密 靜也 近也 秘也　曰縝 音自又去聲　曰睽 音使 平聲　曰緜 音服　曰周稠

曰幾　曰比 音比　曰僆　曰俸　曰秘 音

曰徽 音致又二 密也 密也　曰惐 謹也　曰慎 謹也　曰斤 音近切 謹也　曰愿 謹也

曰敦 音促細密也　曰頊 音吁 謹也　曰愁 作格 謹也　曰姑　曰憚 音畢 謹也

曰柳 謹密 也　曰慺 謹也　曰僎 羊羹切 謹也　曰嬭 音僕切 謹也　曰極 居力切 謹畫貌

曰悛丑緣切謹也　曰與心余吕切　曰慭魚覲切　曰意於記切　曰謹居隱切謹也

要語

禮記庸行之謹

易機事不密則害身

事實

醇謹 漢石慶醇謹而已

細事謹 鄭公某於大事甚細事謹人屢稱曰細不謹

內堅密 魏王忠陽外粗疏而內堅密

性周謹 晉注大性周謹掌機密始終無失

畏謹 漢書盡忠恩亦謹無以表此詩十篇猶謹不審

小謹 杜牧不為齪齪小謹

執慎將軍 蜀李嚴使主時託連以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也

自慎 吾孫思邈曰養生必先自慎慎以畏為本

痛檢其偏 張子曰古人賢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者舍之正者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有偏吾則痛檢其偏而不敢斷以正理深思所見微言數去其於行

也知其可矣今人寡言者雖無善惡未可知無使其爲善爲力其爲惡
也亦無力若夫終日號者爲善爲惡多見其不然耳

默然終日

王文正公旦一歲人寡言笑其議論雖合而能以理服人默然終日莫
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即定同公徐言以善

謹默

胡公宿爲人清儉謹默内剛外和居天語諄諄獨於順理泯淳不重養
與人言必思而後發其居官臨事謹重不忘還出不爲其上而其趣惡於仁恩

慄慄危懼

其於事天之事惟懼惟戰兢自湯自己夏至於是說者有曰在服
未敢復矣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
朝之異伊陟太戊作其用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修
德太戊脩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

脩政行德

武丁祭湯之明日有雉雊于鼎耳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脩政事吉
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
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中夜以興

晉祖王國從臥內起去中以興也元祐

作柳箴

衛國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公在朝者苟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公恪於朝夕交戒我於是作抑戒於日誦詩則於其側以自儆故戒也語人貴重公也

深自引咎

漢明帝永平八年因日食詔群司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悚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尤須兢慎

唐太宗貞觀五年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治若有觸犯必致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於朕身故曰慎一日雖休勿休

過庆知懼

宋太宗過失知懼過舉既悔是以民歸而怨其民而危戰也

蓋不能養性

高宗嘗言朕觀古之人君有嗜好人者蓋不能養性故多忿暴大率知足復無事實為天子雖能制之若不知足更為傷殘大化而唐明皇是也

未嘗不寒心

孝宗謂曰諸論官屬暨等曰每見先哲論事未嘗不寒心恐有忝朕德守之天附事何伴見之

曷若致謹於其初

太宗謂侍臣等曰人之行事因致善於一時而慮有未周以卸行之心患之有未盡者必改更之已無後患矣其進植於洗柱自古欽謹於其但大於更為其欲制設明人豈志雖明豈周近日忠制法更組多有疏其間有未及善者必宜執王論定而忠諫無窮上下之間各得其便當有不善用後事之免前次等之害哉

豈可頃刻而忘儆戒

太宗嘗曰安天下之君其至要莫過於治之曰朕本布衣有天下實有天命富初即位所在割據生民塗炭不得朝夕朕有其所為天道無常不然既而果能所竟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天下有道自是十有餘年於覲其羅征伐四方戰鬪勞勤之功事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

有段疑于夜寐不安既覺悲心上口加是四叛家某對曰往昔曰字未定
當順聖意今日海一寰宇宜少紓其憂
上曰先聖之廢無虞之世尚持憂用德臣專度治非敢使天下之民
寸從剝代其得無憂乎大者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度一國者當以一
國爲憂處家者當以一家爲憂其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身小也所行
不謹或生顛躓所養不謹或生疾疚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
儆戒乎

下拜登受

列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胙曰天下有事于
文武使孔賜伯舅胙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
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以下于遺天子羞敢不下拜遂
下拜登受

孔子謹禮

魯孔子在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
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
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
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敬事於上

衛蘧伯玉為大夫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見路馬必式

漢石奮景帝時為諸侯相歸老于家以歲時朝見過公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侍者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於在帝前時奮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如不能言

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帝便親之建嘗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

小心謹慎

霍光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則左右出入禁闥二十余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

[illegible]其[illegible]忠正如此也

謹慎周密

張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之及丞相府問焉自朝廷使吏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陳乎不許已而郎果遷

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且志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帝。建禮之見嘗書奏事不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五今乃今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亦如此

守法度脩故事

孔光明帝時為光祿勳領尚書給事中稍遷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之敬合時有所言輒削草稿以彰主之過以奸為忠其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歸休時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

極言正義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光武建武元年一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曰天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也不可以示天下帝甚貴之極重立爲皇太子以識爲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京師委以禁兵入則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與未嘗及守京師委以禁兵用事帝甚重之信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

處身清苦

晉劉超元帝時累官至中書舍人于時天下擾亂征討殊多超自轄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相類又絶不與人交書時出休閑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有所賜以賜周諸曰凡小臣憐情無得叨榮祇是增罪帝加之不奪其志

謹之至

隋裴乾炫爲帝時拜諫大夫淮南太守楊琳嘗與十餘人同謁見帝問乾炫曰其前立在西謹乾炫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琳帝謂乾炫曰一知爲

若無所容

秋忠人宗時每嗟歎優面見設奏事每大議答必行論謂忠欽參數
然是忠上疏引貴二名無私忠良恭謝後退思執前奉然不執息回
至三回常以其忠多從之

謙謹保身

李勣降在太宗廟時授親信每征行必處以機要自宗以元勇之親不敢循以革歎優以近書恩寵甚焉無能謙謹保身明德皇后疾啟面見之上從其往視僅但病篤於門外并戈然不入又常命諸王詣伏謁斷隆不設渴若弟敬王府從行手伊京飲酌

重其慎密

晏殊真宗時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為翰林學士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并稾封上帝重其慎密

善自保

曹佾神宗時封濟陽郡王帝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常謂大臣曰曹王雖親貴而端拱寡過有善自知其能保也

草疏必於密室

置覆從宗衛宗時三任言書季年疏必於宗室子弟見得亦不過多焚
甚未嘗以時與人

與他人不同

蘇頌執政居半歲奏對惟稟旨宣仁頌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俟以聽聖帝語蓋黜罷之後眾相周構為御史審論元祐執政至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與他人不同

君子所慎

元升任為宿衛常英宗在東宮時宿衛之臣於左右咸係升任皆使居之欲與語升生謂使者又謙辭之嘗君子所慎戒長登極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來往我得有罪之惜也帝經升中書平章政事

謙 說文敬也從言兼聲苦兼切

曰遣 山下一人 曰讓 讓也 曰慊 曰鄕 曰皇

曰遜 遜也 曰退 退也 曰還 自卑也 曰挍 下之也

〇廣志卷之二十七 上卷

謙 異典先生曰先人後己謂之謙

要語

謙卦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書說命惟學遜志

孟子云不辭小官又曰辭尊

居卑辭富居貧

書虞禹為司空帝命惎百揆禹拜

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

往哉又垂帝命曰汝共工垂拜稽手讓于

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又益帝命曰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

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事實志二十七 下卷

舜避堯之子

虞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朕德罔克

夏禹在舜時舜欲遜以位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也

寡人不佞

漢文帝為代王時大臣既誅諸呂欲立之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即天子位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稱群臣皆伏固請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天子位

無有所祈

十四年文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禋不祈其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三再三三

元帝紀位初自皇太子立后又注前奏皆群臣所未帝以為不合父母者不歡當熊下百辭不議同辭責之以刑辭至再至三乃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立之大赦天下

自謙無德

中元元年六月丙辰京師醴泉湧出又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靈貺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亦不為諂

明帝永平六年春夏月王雒山寶出帝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於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有若過稱虛言尚書皆宜抑而不省亦不為諂子蚩也

比近世差勝

唐太宗時秘書監虞世南上聖德論帝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
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覩其始未知其中朕愼知始則此論可傳如或
不然恐使後世笑卿也

何足以宣

玄宗御製記代古今一萬以于諸王名批答王人于一長卷奈縱編之書中正
朕至上表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僚六七年臣等恭書其奏曰至尊作以謀聖皇
訓繹特六今頒示明是大人之一事也言者也外者子語謂曰周公聖人編
行王政取日會日無以為十周矯人朕于聖雖紹言之戒予於亦是訓
何以宣希中外務

焚香祝天

後唐明宗紀天成元年□二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臣本胡人因亂為衆
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賢於人遠

宋英宗爲父濮安懿王允讓之子以嘗養矣遂起復知宗正事固辭不拜既中
表者後乾元捕力辭韓琦言於帝曰宗室之命乃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
遂正其名帝從之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詔不復稱疾同韓司馬光言於帝
日皇子既不貪之富至於閏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詔無詔君命君不

漢賀琦[illegible]三一人[illegible]二宜之人今[illegible]之道天下於人者乎吾入日誰乎吾命
上者是駕吾轉 是圍其興亂者一主吏然後書散時而已者 相質既為皇子下
真詳恭然而許謀為可天下 惟知其德又仁宗真誥令嗣位 登日勝不軌利國
及是踐祚其所托付者之所即位也

大位當歸之

元仁宗當武宗是大賓時自懷州入為誅安西王之黨諸王闊闊出等勸其早正
大位者曰王何為出此言彼惡人言言盡構亂於家以請之豈敢覬望神器耶
懷寧王見也大位當歸

茲言非所賴

帝初即位章正事壹孟進曰陛下御物價稍高方聖人神化之速敢頌以為上
賀香秦默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乂安萬物亨至於秋成尚未敢必
今朕躬所嘗未諭日常有物價損減之理朕記卿輩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悅
謂茲言非所賴

脩德致和

國朝洪武二年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并澤州各獻瑞麥臣賢
太祖皇帝曰朕為民主惟思脩德正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
人民育為國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
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抑自損無益民[illegible]

宇，好功生事，率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悔之，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後，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於朕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於朕何預

太祖皇帝曰：草木之瑞，於嘉禾甘露合歡連理兩岐之屬，司帶之臣皆是邪等，以此顯德於朕。若德不能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又不示以此物之祥，有何損焉。必書之，以達于天，我當謹其身以[illegible]，王[illegible]下，我以為然。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雖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書之，於朕[illegible]者之福也。

天下康寧

十八年四月[illegible]甘露[illegible]，群臣表賀。太祖皇帝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豈在瑞之應乎。朕思古昔帝君，每云之，執其當時，有所[illegible]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古之為君，王嘉言祥瑞，臣不從而如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彌蓋，諫[illegible]則未慎之至也。故群臣有所[illegible]，可見以為戒也。

叔牙讓管仲

《列國》卷一：鮑叔牙事桓公，受之為宰。叔牙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家國，則非臣之能也，其為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

不天何臣不如也忠信子仁諸侯三不如也不穫其不可治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抱
抱子寧矣使百姓皆家勇臣不如也夫實付之之父母將數沿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子產辭邑

鄭子產以入陳之功鄭伯賞之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以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也

臣弗若

晉趙衰文公使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功從之

知賢於臣

原季晉文公使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得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乃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讓皆社稷之衛廢讓是廢德也以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下軍先都佐之

讓禮之主也

十三年晉侯使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中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

晉景公郤將中軍

范文子晉君公敘郤克樂書并書將三軍以敗齊范文子佐上軍率使敵齊師敗績師之歸也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吾望爾也對曰敵師有公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克見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文子見勞之公如謂郤伯之言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不見公如前之辭伯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讓百里奚

秦公孫支事穆公穆公既得百里奚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僻戎陋以遠危士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事其上請以讓之臣之祿也孫之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公不許今公君既其祿大而使賢大夫可不請然則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誤也不肖失倫臣之道[illegible]

是天自為之錯也討危當位薦居之淫曰之之之之也臣將進公許之欲百里奚為
上卿以割知公孫之夷之大夫以佐之

何賞之有

楚於羊說以詔王夫國於難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曰失
屠羊大王返國說亦屠羊臣之法必有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日說
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當其賞之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
而後得見今臣之何不足以臣國而勇不足以元冠五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冠
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也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
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從高子其為我言之一二旌之位說
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方鍾之祿吾豈可富於屠羊當乎
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今有妄施之名吾說不敢當乎復反吾屠羊
之肆遂不受

讓勃位迺謝病

漢陳平文帝初立以平為相平以太尉周勃功多欲上位勃迺謝病帝
佐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為人讓退

馮異為人讓退與知將相逢叡引車避首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代異常乘
尚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叩頭讓

桓榮光武欲用行為博士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洪帝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榮名輕義以礼讓相厭不以辞長勝人儒者莫之及榮卒子郁當襲爵上書讓如兄子弟汎帝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有禮讓甚見親厚

曲躬而自卑

鄭弘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奇之召署督郵後代鄧彪為太尉時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明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辭不獲遂逃避

鄧閶平壽侯訓之子高密侯禹之孫也安帝時以定策公封上蔡侯增邑三千户閶辭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陳自臣兄干(?)無分可採遭汎外戚遭值明無並寵列侯光朝當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既立皇統奉承太宗聖策定以神心休列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以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退自推念不寒慄而不能橫受爵士以增罪疾疏上不聽人上至五六乃許之

恭恪愈至

南宋劉錡傳言金人以其軍兩重為喜筆號稱名位優重而恭待會至
毎將之遠位任下嚴已其言史宗十年其謙退類如此

終無所競

後周吳祐有膂力便騎射從其征伐常當團陷陣為士卒先軍還日之
諸事功有終無所競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祐口不言勳欲當代其論
欽

嘉其讓

隋高熲質若弼大隆皆有功一日文帝從容語及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
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武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讓

不樂趨競

唐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朝行不樂趨競歷御史尚書郎湖三郡守每
一遷徙議歎形於色

功成不居

宋王剛中高宗時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制置四川金賊盟散騎大
度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一夜馳二百里起天牌於衣中貴之日大將
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脩大為又一螺書招張王彥浦師
而鄉狀貴全兵敗走方略入到中俗道執還得其為李鮑曰將師之

叩頭讓

桓榮光武欲用行為博士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洪帝拜榮為博士引閎洪為議郎榮名輕義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榮卒子郁當襲爵上書讓如兄子汎帝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有禮上甚見親厚

曲躬而自卑

鄭弘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奇之召署督郵後代鄧彪為太尉將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明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辭不獲遂逃避

鄧騭平壽侯訓之子和熹后之兄也安帝時以定策功封上蔡侯增邑三千戶騭辭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陳自臣兄弟汚穢無分可採遭以外戚遭值明無並寵列侯兄弱當世誠慚誠懼無以處心陛下既立皇統奉承太宗兩策定以神心依列並於不朽豈臣等所能為以而猥推嘉美享大封退自推念不寒慄而不敢揣受爵土以增罪累疏上不聽又上至五六乃許之

恭恪愈至

魏文劉廙傳云今六合之忠至尚書首景桂君臣寬而泰倍會旨
每所之臣從任不顯已昔之言之實從[illegible]十年其謙退類如此

終無所競

後周蔡祐有膂力便騎射從其征伐常潰圍陷陣為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祐曰不言勳然當代其論叙

嘉其讓

隋高熲賀若弼天陳皆有功一日文帝從容語及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讓

不樂趨競

唐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第行不樂趨競歷御史尚書密謂三郡守每一遷秩慨形於色

功成不居

宋王剛中高宗時以龍圖閣待制之成都府制置四川金敗盟敵騎大度散關人情洶剛中疾一馬一夜馳二百里起吳璘於衣中責之曰大將與國同休戚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一縷書於張正方涪將西部敗貢金兵敗走方以表到中橘道[illegible]遂[illegible]其[illegible]李[illegible]曰所[illegible]史

功名看高其實曰身當戰而功成不居是人遂矣

謙恭不伐

曹彬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

六試官職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門下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日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觀退相方謝客情無以入昌武與向親從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僕射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見奇殊命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者寂無一人明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似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崇矣之簡夜之若不足以動心其所養為如何後之學者平時當讀聞論自以為當貴莫不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僕說

了無所藏

三十公言景余戲曰往歲館大[illegible]王以太三[illegible]好馬得見院敘其[illegible]
全孫壽王曰王君余然他日到景德見人大顧余亦得見之耳其曰王君非
以避謗會直史之為上意而王君進退詳請詞直氣和了無所攝見王右
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後在正府幾二十年每遇對所意即斷踰不肯自𡘋
以是知其為度矣

未嘗峻折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之故人多怨歸魏公則不然
徒容論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避嫌遠勢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是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辨一日中
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為公子也遽可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
避恐其知而愧

才識不茂

錢惟演出守河橋諸王沂公曾何別酌酒餞之錢曰惟演自來所相不
為不重然又朝廷每國論相義不在中惟公論之公答曰[illegible]
曾所以是然曾本姓宰府謹以敘[illegible]公答[illegible]何也錢
曰[illegible]才識不茂[illegible]相公[illegible]中外[illegible]作後所[illegible]公曰不

然曾之才不及公而張書懽有所光於公者蓋以謂紳之士推公而不稱曾也公所記云豈可長之路使之人無所復長登庸顯仕必有日矣

無益於事

有門生為縣令杜正獻公衍戒之曰子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當韜晦無露圭角毋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乃誨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以倚為朝政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以得若不知子為得以申其志徒取禍耳所以敬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無求人知

杜正獻公衍嘗令門生曰作官第一請是無求人知苟欲人之知固判不察者衆必謂己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潛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弗與辨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 公盛文公請極救防惟杜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 仁宗既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者有剗者章上章請歸政得罪於大后帝因文靖公書時指臣數黙欲指南朝緣力言得既若公者前是固失能舉世不如弗以辨也傳非

皇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人豈牧兵戰丈夫忘己之盛舉時幾同之休戚也

處之以和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攻之過則可以成功之不過則可以免禍見者其惟恪乎

不矜所能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出蘇氏談訓

矜字罪過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者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言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觀矜字罪過何處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會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會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吃只蔬食菜羹卻去房裏為甚恁地

恐罹陰讒

呂蒙正初拜相時有朝士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即蒙正奏曰臣本甲科[illegible]
李沆相工救九二宗官況天下事能是於[illegible]不[illegible]

稱[illegible][illegible]擢庸此寵命忍辭陰授乞以臣拜擢時官稱之耶吳宰相書上
授九品京官看為官制也

嘉其知分

時廷皆以爲驍騎卒以功遷秦州團練使從真宗幸大名爲行營內外都巡檢真宗選諸軍校皆叙以功或至僣擇皆獨進曰臣自卒百十不及十年秦章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

嘉其知分也

遜過不敢當

文彥博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不豫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既而英宗以宗正判河南有疾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蓋仁宗時拜大尉復判河南於是王曰老臣至河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曰英宗者從子入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有歸矣仁宗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繇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同丙吉真定策社稷臣

知或仁義禮智之知

說文智詞也亦作智從白亏知隸曰智智者必言故於文白知爲知曰者詞之意也知不窮義亦不窮也今經傳皆者作智

南軒張氏曰

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有本水之有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發於外也既有是自不可揜故其粹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充養積久而然矣理融會各周流無非此理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其爲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事物皆合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其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以爲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者深以是爲人其要在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太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精愛以名仁則遺其體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然而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

聚之而禮之所存者也從人者為原之所由下嚮是智之所以藏者也
此可見其眾而有道者矣是以君子於仁親言之曰仁人之心也
亦猶在易乾坤以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

道體之大亦仁義而已于人心也仁之心人也義者心之宜也
心體也是非之心智也四者之心而為用大體也天下之事陰陽
既陰陽互分而為五行少為陽大陰陽又分而為老少金木水火之所
以為行也大體則仁金神明木火神明禮水神則智貞行此不外乎陰陽
明五行亦不外于仁義也元仁亨主行陰陽之秀氣以主其形其有仁
義禮智性所以仁也未有不而為二也以其氣聚所布物數所謂則物
[illegible]

北溪陳氏曰

人稟於二氣理實以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為元於是為春乃
生物之始不仍於人方稱我而仁之生所以重甚之長也禮在天為
亨於時為夏萬物到此時一齊暢長嘉美所會聚也亦在天為利於時為秋萬物到
于此[illegible]
[illegible]

能乙丁仁[illegible]之一流下生生之意一之氣[illegible]可此便是自由道是其
須天元亨天未舍亨利於天生自[illegible]消遙無此生而言之
下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發生其實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
之發貞只是此生意之歛此元所以為其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
之始資始乃統天頭於天開終周流都是一箇元而下無通
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言其為四端則可謂總德以歸亦貴通乎相其
為卦諸說非一綜而為之統為合衆以歸不竟發動之初其情隱
功時便自見其德可見其於日用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一則
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是入親切前世不易之論矣

潛室陳氏曰

性是大極渾然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
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但言
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
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孟子之言亦因其情而逆知
之耳仁義禮智既是得性界分分曉又須識其四者之中仁義是一個對
立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
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者兩耳仁義雖對
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
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

之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者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道理，而智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之義也。故人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者也。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

人之為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無二理，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故亘古亘今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循環無端，此天之主也。若人則其良心之發，此理雖其有時而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性之發，有時而蔽於私，則人不能充其良心之發，而有以擴之，則亦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而有以擴所以怪怪於人之一言，世蓋善端之端，其始甚微，譬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微然而未著也。陰消而陽息，生於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天地無心，生生不窮物之理，陰消而陽長，至於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皆自著，無一毫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本大之無間斷焉，若泉之達，因而養之，則一念之惻隱可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此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論智之所發有八曰窮理曰待人曰知人曰處事曰知言曰知命曰視明聽聰

窮理　博覽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凡大而天地之理微而事物之故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近而人物賢否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與夫不當試知諸事無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待人　不逆詐不億不信人覺之當不可欺人之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親君子遠小人

知人　辨別邪正實而知其為情而知其志

處事　辨是非別可否邪本作曰直當利害計義始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知言　凡為忠佞奸邪辨察

知命　貧富貴賤此下知命有數定得失一出於自然

明　不讀非道之書不為非禮之視

聰　不受浸潤之譖樂聞忠直之言

窮理

要語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此窮理之事

大學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

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讀書錄

論語而不及事天與為天與之所

見理明則遇事泛及而斷

凡物忍伏亦無何之事但是人則亦能而物之於木黑故能消長何來

人不知幾而為之於下者則是之美人矣

能可於制動

人之自省所於心者當自知是當未見者亦不[illegible]可[illegible]而人言之

有知而易其事
所當於者當爲有與有者合是非者皆是不能辨之者以決之
學者雖善能高其志人者矣
天理本明而自見之是故忘大察者
爲之得累人不能得所處可以人而不知焉乎
要當詳審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真是天理民彝不可代者
但當自求其所未知者至不知在人者何與焉
君子剛以理達以義形是皆大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
皆不懸也
故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意流之濫而失其防未見其能也
一念之欲不能治而稍流蕩矣
聽言則可以知人之未知好色者聞口即論女色好貨者聞口即
論貨時說貨能此至於長情耶言止者又當察其行可也
而丁寧千人處常使之道備焉
不愧於天不愧於仁不愧於心則通達矣不愧於心其本於君子
之志固常人之所難也
世人非而不形有愚於徐味
發言句句有着落方好於人於矣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
當理而無妄發之失矣
本於心志言動工微工夫少心應意必試言必謹動必慎內外使兼之

法也

若胸中無欲便意自平快樂

一念之邪即道之一動之妄即賊也

惟理明則心安而体適

惟理明則事自爾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益豫志而德乃進

人未之聞不可見夫見聞人之善不可見人之過

聞人毀己而怒聞譽己者喜矣

聞人譽己即欣然然不之不可信也於小人也可知矣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不能別是非心不公不能度可否

惟理明心公則與事與人皆得而是得其當矣

若無小人則不理會

人有所才能而見爲無之者非小也可知矣

小人不知理義所當所行凡可以得者無不求之

人亦有此理亦有此理人不能全而求之使不能全者博樂

之可也諒勝之不可也引抗之可也棄絕之不可也

靜思善皆己分之當爲與人一毫無與若執爲善即有求

君子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心不錯即諸事不錯矣

公於己者能公於人私諸人者自私諸矣

天地萬物之理[illegible]

盡事萬物之實

明道先生以爲習聞得夫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指聖奧並一天之理盡事萬物之變啟其竅鑿而莫知忘定而言感道之時可長即之可親即之者無萬設答以直之其出於新真學者之私也

體貼出來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自家體貼出來

消長之理

先天直從象方立底裏呼取便須畫手銳知害秀國身都將種象重有底人不敢仰視怯行做小兒保有或問先天所學知何謝子曰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工夫達事從不能不知以養卸先天精熟之數事物之成敗於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

理會氣象

象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尤舒今人輕重長短是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分亦貴賤壽夭之理由是也

窮理不精

呂家公傳深有惜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知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理會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最後論佛學尤可駭嘆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氏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學知識有不及於道而窮理不精猶如此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誤豈非詩書之亂者紫之亂朱而之也

理未易窮

自然之理在問精粗事實要更當其時固有功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實致其事猶有偏而知其大概未必公然可謂舉不難身臺中許國而義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家實事業未易到也

直是到底

呂通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王拙謂老喜學者尤可愛如人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又耳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待人

要語

中庸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論語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子曰可以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人曰不知其亡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論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事實

師表當世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吾與景仁可知先見景仁之君實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相合不第實不謀而同

一代之偉人

君子樂於善惡之分
君子樂於積成之美小人樂於毀訴之功

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知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

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又云唯天下至

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地參矣

又云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

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孟子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事實

窮性命之理

河間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理精性命之理性會貞理見所德立入凡立從容不已

聽說話

明道先生自言見周茂叔得吟吾月風以歸有無與點上之意是乎切乎見周茂叔云說敘讀書知仁茂云老更無文章傳其說與公約乎是聽說話二丁悟

萬物之理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之面前指桌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某事先君為極論范文正公謂楊文公偉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而先啟天下之公之文而未其道也昔文正公居寄僅二十年未嘗見處

意之壹充天一氣之大理也夫公肯闕其宗有違天之事而能正不大
手如山不動抑人欲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極紊狀風雲爲公據根直
斷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其他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三君也澤相
交詐情如金石則公之質其正可知也

首以詠爲

胡銓爲進士以文受之於王公化基父王公知杭州擢第釋褐爲大理
評事知杭州不知其將之官先以書爲所作詩寄王公以謝乎貴將人
進令從爲吏從以文字相與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甚不假權評其職
事甚急銓大失望知事不復矣其相知而奇乃更許矣其後王公入爲
參知政事首以銓爲人所問其故答曰銓殊之才不惡不肯坊後者至
後而驕者挫抑之以成其德銓聞知然以王公爲其相知也出左傳

謝以啓事

李充祖元亮對大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嶷同學會嶷既貴元亮猶
蹉跎場屋嶷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亮謝以啓事元亮見而見長者
執循非之理疑身以先天大令無是矣

交承之分

章豪日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永世猶之前輩
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作於舊乘補又承爲書任推舉者祝己

宦讀在上前輩嘗排迴生下至風俗如此實得不寧乎

一退同寢

歸德府衣壁與李虞卿公同從上一退同寢一日公退退間面分之至江州太守趙學士諸虞卿所以寄志欲太公參公至即令設措內庫請會有商戲云久思向味請虞卿訪見趙公有文書為議親既過首趙公遣人送交與主系瓜不依舊中一夕病未能去虞公且未服往哭之李衆哉為其社每以與同鄉于堂上同盡即乙其實係如此

徵其書奏

蘇子瞻云慶曆五年吏書學為小官吳中正在時候二人相與適家自京為其文於府正本閣書於鈔也有臣即欲其書奏之京生既官表行京其錢府原其試求府書滯不出京遠立展事所臣辭僕語之日我來此為往迎之人欲求一副本為分令有段後與吾大博社事忽從家中實從京入哭之而去

晚稍悔悟

初王安石與呂正獻公數相善及秉政為人所間怨公其晚稍悔悟又老去會讀其詩公在揚州依舊警戒既見安石未用嘗以見禮事公甚

[illegible]大即起[illegible]

動心忍性

先生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粗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也

不可同器

韓魏公嘗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重蘋經慶以上五犬乃共事此史判官南陽歐陽修請君家居凡三上章嘗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逞其忿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黑白不大分

韓魏公雅器小人善惡黑白不大分故小人忌之意必如范富歐居當時公居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爭進獨公安焉從狀持讒公復起皆公力

處之不可校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之之理所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其人有非道但當又是己是則是在焉彼我而罪在彼焉用其計較也

當以誠待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生於小人欺己處皆以察其可以破之必須不察明足以照小人之欺而每失之未嘗有

可謂善處

韓魏公於小人至君子皆能事一一安排置之使不能加諸人 可謂善處矣

升堂訓諸生

李丙先生作館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己之力皆己之才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如此而為君子者未之有也

而人不厭

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趙抃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糾不避權幸京師號抃鐵面御史其言事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出自警編

治亂之本

元豐六年富公上書八事大較論君子小人為治亂之本神宗語輔臣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知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誠於聖諭明白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隕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甲馬聲公登仙臺望者再拜知其將終閏六月丙辰司馬溫公范忠宣公來弔哭公之子紹庭京泣曰先公自有封押章疏一通始達表也公曰當不啓封以聞蘇內翰作公神道碑道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　神宗閱前表惇土發文遣中使致於柩禮甚厚政府方遣一吏而已

義利而已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嘗與臣下劉忠肅公摯既對面賜褒諭因論人物邪正黨類對　上遽詢納因上疏極論其本曰君子小人之分在

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嚮不在乎義故每肯之志專任事
先乎公之心爭在私役陛下有勵衰之意冷處而為瑣碎陛下有奮下
之意令傳以為聚歛其於愛君之心愛國之意無以容於其間令天下
有喜於不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使以此為流俗以此為彼為亂常矣
義者以進取為可羞網利者以守道為無能臣觀
陛下處心平恕慎重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
疑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偽至近忠恚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孝
慎重厚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李下品闕剛量彼合遇與不及之
俗使會於大中之道深復風俗一除此平施設變化惟
陛

分別淑慝

臣一爲天下進退自人主言路數語不別淑慝以立言曰至風俗否
陛下見之所當辨之者至於文本之賢愚邪正之分別之於辨其真之職邪
也之言於經術之無王王明之熟直司馬光之學術方平之才識王
韓之文翔范鎮之清忠厚仁之方邪何邪之胥數呂公著之於大趙抃
之節操張方平之剛猛郭之詳趙一之翻都之醜是智略之曹呂宣在
韓之吉也知此之彊基如此之恨夫卿之邪是皆是之貪賤宜界四
奇者也皆出役之不說

小人黨鑑

時呂惠卿[illegible]何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諸子之　上曰雖有陰公曰君者[illegible]之
陰子者父之陰臣者夫之陰天於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
上問吳[illegible][illegible]但為小人[illegible]戒耳

雖勝亦非

神宗問以府[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公曰汝知[illegible][illegible]仁者手自答曰大臣與宋申較
漢書賢與誰爭食逸與亮爭相鬭君子與小人鬭力不惟不能勝亦
不可勝不惟不可雖勝亦非也

誠意不可欺

韓魏公嘗言　仁廟誠默容諸諫官與考公不以中公試[illegible]不可欺
如此又曰同時丁謂寇準天下聞以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
也聞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皆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事歸言人
之諸自誠意不可不謹

元勳盛德

韓魏公元勳盛德知此間人一小則目[illegible]不及也[illegible]見文字有攻大陸
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得以善藉之

晏元獻公殊為人剛直遇人少以誠待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
平生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

自視如未足

邢公治修蔡有志于記覽讀經史百數十言五執所可長者深自視未
見一士善無有時必取之天無毫善必根而取之

可謂自賊

呂蒙榮公甞言善言而善言無好人三事者可謂自賊者也溫公孝肅
戶急時氏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于者死矣子其子異于不肯受顧
其子于之戶異于祥曰之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
言觀此事如言無好人者亦可以久視矣人宜可以為先非直觀如此
而知之

相公不知

趙韓公言帝丈甞與呂公論天下人物公曰吾見多人矣無有節行者
希丈曰天下豈有人但相公不知耳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
不至也

微示意以譬

陳忠肅公瓘性忱和與物無忤與人評論常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攻之悉以察之人多足可服一服尤好獎進後輩以言一行有可取即譽美傳揚其能

尾在下卷

惟日不足

楊正獻公附推將大役退令世之明士多出其門嘗客見當客必聞時事聞有善者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在不宜於仕其者凡公所有以行之終身者有宗領其以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自有謂不足以明後其意云字勝無得從容時其所未任事謹達而爲善惜不足者矣

人物爲己士

正獻呂公著聚叔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如德業甚出於天性士夫有次人物爲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耳所聞恭至者嘗以待人朱上前謀改事畫試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悉以疑事問

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貴賤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身兼數日常置書冊前有可取隨手札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爲常其書字皆真楷

知人

要語

書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論語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孟子曰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

由義謂之自業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論語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范雎傳人固未易知知亦未易

列子聽之未聞察之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

事實

知人為難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賢不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賢而不進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聞絃賞音

晉公使樂師說用曉先覺之謂說曰吾雖不及夔聽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出宋書

知其必貴

何充晉謝王導導以充有福來叫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又道庾亮充參錄尚書王恂與謝言為剛溫楷溫雷謂之曰謝擇手四十必擬朝政謝王禄當作黑立公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濤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號爲冰鑑 司馬微清雅有知人之鑒羅德公常謂孫爲冰鑑

能知房杜 吏部侍郎高孝基稱知人見房玄齡曰當爲偉器恨不見其聳耳基異首見杜如晦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樑之用

知其必叛 張九齡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相反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知其內儉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者不併姬侍及盧杞至則屏之儘凡而侍家人問其故曰杞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

爲道出處 蘇子容丞相及任爲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爲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以予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頗相類自是蘇公師之謝之

知入玉堂

熙寧間蘇公軾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梁次之以朝官通
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月詩酒甚厚
既別復遣介走洋手簡附寄且一硯遺曰石硯一枚留為異
日玉堂之用梁公雖謝而留之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
召其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踣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
面受旨司書左丞蘇集作尚書僕射公受命退歸以重方村忘命
詞草之際視所攜筆硯則向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憮然大驚
是夕梁公亦有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一笑而已

心服二人

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
仁之勇決皆子所不及心誠服之

范丁相軋

范文正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定公尚為兩制秉公以
下為師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於為禁顯通則當用如斯人者秉
可當用乎范曰如丁之方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事行且用
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相軋竟如文靖之言

知其秉鈞

王沂公初叙話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試一名莫嫌否沂公曰
不敢也退而訪諸人呂公方為太常博士往謁洲文政曰此人異日興

會人劉東劉和沂公曰何以知人曰書者不識但以其素語得之事不親其君之顏沂公始念之反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事與沂公并相沂公從容道文政語甚嘆歎以為非所及

知制劉公

錢穆公嘗云吳長文素有知但天下重推王貴臣以為可致太平唯長大衡語曰王安心強性狼不可大用呂欽可任御史中丞待制劉京政觀司馬溫公客問曰今日欲言何事欲公曰細中彈文乃新參執也溫公將默欲公可正色曰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言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若在侍從猶可容置諸宰府則天下受其禍王安石始為政司馬溫公上疏於同陳其言曰後於事又二十餘年人不知公言神宗將召用介甫訪於大臣事積皋之見安道知為甚肯獨言安石言偽而下行為而聖明之必亂天下

不以貌取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才相馬以車相士以事以言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不能擇人 取捨係于好惡而不能擇人

用賢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方可取特於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於用必和顏溫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善用人

呂文穆公蒙正請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以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題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為公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姓名客跡

真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私干之者既退公察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大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四三人

姓名踏於上工所用者數以軍無其首同列皆美之知名曰於壹中踐其事同列事欲有所引用公日常用其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又奏入未嘗不復可同時陳疾之莫能間也

不用浮薄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宰相王旦叅之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終帝世所人者官不進用致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罪浮薄之士由沆力也又東坡志林云真宗時戚萬梅可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二十餘年矣

中外允愜

王沂公曾嘗言始叅大政為政大抵王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里實武曰某人才某人賢肘曰試知此人知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之不渝而後擢人所宜望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尊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明揚士類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薦仗一人布衣所脈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沂公應之曰司隸

不忍知思益己之花形謀證於文惕于愼曰真宰刑也

尚須檢例

章聖審評丙丞鈥鈞一人為馬貴軍行擇使冠軍方議其事重有大用選者公獨其入政曰何謂也公見曰開之欽用一才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懷問政首正因此

陶鎔之地

韋公儲謙謙大夫五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惟克直言而折人親公折事凡上司有非其人者公儲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注意化為心通化以蛇克責害人物故置蛇於藪澤克於山林今公乃治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可充其選

仁宗問王德用每日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德用每日臣不敢言帝曰姑言之德用每日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默然有間曰惟富弼耳德用再拜曰陛下得人矣既而大廷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然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皆於眾

何以更得淳源

王陶補闕之外議曰何光對曰陛下擢用事補匡愿何以盡上曰
事之善光曰今已宣麻矣合中外臣鑑言直上曰鑑言或然光曰陶入侍
陛見八經一今二相皆其人二參政皆是人必討復引御營之士光墓
朝廷大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
之有才智能處政事他人莫及光曰升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大
節而不可奪之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
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知之士必得忠直
之人從旁參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服己許之光曰富弼
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
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上曰苟有所施設不從去可也直
為補一平荐則曉知去來從之光之言云識親國家事亦粉以知政
也上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也但不曉事
又執拗耳此其實也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耳光曰琦實有
忠於國家之心但存遠非之其所短也上曰呂惠卿何如光曰惠
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不合
衆心上曰惠卿明敏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辯誠如聖旨然用心不正
用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曰論臺諫天子耳目光
曰誠天子耳目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皆逢之意以執政
之言臣恐聖聽所蔽也蔡上曰諫官難得御史為擇其人光退
而舉呂為薦軾主之規模才者

口才未必實効

杜丞相衍在揚州時，而至於當時士大夫才器可任屬者為
對於使職所大辨論甚久奏狀別為事甚詳仁宗果用之即降
旨中書公從所宗尋教事是時呂許公夷簡當國為上言曰
臣觀士大夫可以才書未必有實如意路之以美官異時自有不
用即難於退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觀其所遲程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
鄆州簽書判官累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出呂公夷簡

當從人望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宣之際上遣
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久有人望一但
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報奏大於時為學士後數日
奏事會擬上問對除有時事外議如何除以朝廷為對上
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衆人望孝直
天恐曰欲余作公批亦云永叔遂用之所記至於事而求
首執若用揖和之功言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出歸
田錄

極言美

康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康青齊一路安撫使率民錢數萬書所成民間
苗之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克執中遣青齊提賊傳承言操兵[illegible]
獲之上聞之嘉承言以為能起遣閤門使入見上稱其功亦稱其[illegible]
曰臣非敢請所以諸守臣執中故臣所度臣義之行事者[illegible]

言執中之美上意多采言之諫而嘗執中為宰相執中在青州人可
否之違以執中恭之政是於事諫官恐傷甫事事上言執中數條
不才有性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齎出告
御青州史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衆固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立
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執上作色遂謂之曰豈非論臣執中耶朕已
母父矣諫官乃不敢復言執中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
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參衆讜屢所
言既不用因求出下中書中書共奏云諫院孔目人乙且留二人供
職既奏上頷之已而御史使出劉子令衆商具供職衍又得既
奏置執不肯奏日御者三無明旨復奏何得遂令如此更遲白
衍、取劉子壞毀之既中書奏云衍黨不正二人前欲令其在諫
奏其同僚權及臣在其情遂取劉子毀之以欺詐懷姦不中明白
衍左遷中書門下平章事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賈昌朝為衆知福州府
鄆州明之得象亦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

自以為得人

龐莊敏公以鄆倅丹京師館上是時上新上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語
公月餘新用二相知何公曰二臣皆舊選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
之望上曰然如御言文彥博獨多私主於富弼為戶同翰皆云皆
利也公曰文彥博臣順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私所但
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富弼長慎者富弼頃為樞密
使未知大政則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

用賊之甚者於前無其說以陛下之財祿私於其黨則非忘民何足以當之也
吝一以公議與之則託之與責待時而為詐矣陛下之爵祿害也且
陛下既知三賢之賢而用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功若以一人
大言進之未幾又以二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推挽正人

蘇公頌自少所交皆當世豪傑及登旦遍務推挽正人吉士不問職與
在不在相位時起遠權勢門無賴賈其甚退士大夫無羈毫私意以致
人不辭恩而怨咎不至

愛人以德

東坡言頌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言國韓公曰
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
事莫不畏服伏當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焉則人人無復異
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
修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誥為鄰未可遽授且於館中擇近上帖
與之它日經用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好德樂善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
己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備[illegible]

呂公著之於人才其言不欺而樸行之於積物其於用人淵遠通顯矣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屑矣

書當世名士

元祐初呂正獻公爲相當世名士二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教帖試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夫之後復見此試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書示陽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猶爾以書故不得用者命也

論才人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論才大衆公奏曰人難得審歷觀大夫間能否不一生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得可惜以小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益臭以小人終不可用上聖論曰此言如是卿等常能守此大臣官家何所憂也

先器識

劉摯輔政累十其餘世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除必察其往行厚薄於不輕故以辨任試士爲之士或多怨公之不恤也取之不問黨與不說武多拔士有以厲望之部明事識公笑而不答論者論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爲之首

邪正難辨

六年二月正家吏科給事中[illegible]十二分十日候崇代事甲劉言畢太皇太
后諭曰知卿材望誠不次選用公選擢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細練
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信朝信之初讒守之勿失
此則千萬世之福也用之際吏贊害察雅正難辨之少差治亂所
繫少進而西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　正人任朝則朝
廷安人君無憂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試天
便能知此乃其艱慮之者上下交亂人主無由得之不免晝夜禍患兩二
聖深思之公又進曰試問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理臺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
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爲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相
稍引去君子與小人既進則危亂之基也此尤不可不察望陛下常用心如此

用其材之宜有七臣

上方屬精有爲之臣多進用者張升賢杭踐論七臣而諷上以清淨無爲
其言曰臣聞公輸知材智者意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備權之
業之俟陽然後能材之宜能用其柔之情是治其病人君之任其臣
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中有臣有能臣有許臣有容臣有
巧臣有事臣此七臣人主不可不知也致知七臣之所爲見其
起向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聞於天人之似
達於去就之至親譬其用而不致臣輔其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聞
方正有守無自信謀君之過對於無過去民之害朝於無害不以而退
難不辭怨於眉意若此者忠臣也知足以應變謀足以率用備取伸手
民而興貴安其賜何取食乎君而居貴朝其功若此者能臣也[illegible]不

則職制而違富使明督道而違從衆事剛削剋而違威若此者見臣也
愉勸苟臣無我昔不拯固之失无不順時之利為主之所予從而予之
主之所奪從而奪之 偎侍寵為妻子凡事詐若此者容臣也不表而
富使邦而居不知默默而重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擇摩折言用機發迎風順
旨鈞中主欲敵其小信以文其大詐委其小忠以許其大姦若此者巧臣
也大臣進則帝得其失命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以幹臣
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發示矣幸臣進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
危矣凡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繫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得人之盛

虞公允文處上不甚欲深四所候每日筆削無散事書張俊文列於
表位而三條相有一小方冊日日材郡錄簡人一善必書月論爲旨為
江忠之忠推擇手支從為相前用書孫襄洪吉永克來留等二十
餘一時得人之最盛之有言元祐慶歷之風

處事

要語

書仲虺之語曰德新萬邦懷志自滿九族離 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

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
太甲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不
亡終始慎厥與惟明后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
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
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召誥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
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考朕昭于刑乃單文祖德見洛誥

多方自作不和爾惟克勤乃事

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

立政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

牧夫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爾惟我哉爾

室不睦爾惟和哉

周官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

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

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

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惟既厥心欽若先王

成烈以休于前政

論語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古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崢嶸處事不可振振亦不可孜孜孜則罷軟無立振則粗硬慈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無怨而防全矣

讀書錄

處事當詳審安定為之以敏銳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去無事者不可以急其得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天為所累矣
倘一事發不中節終天不快　大事小事能平處之從不至於縱人視聽矣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處事大宜心平氣和安重自況處大事輕淺不能當見人尊
當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謂亦其失古大功滿天地得冠
人群視之若無分定故也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躁處則當其當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閒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作事缺

心必其其擇直清虑而明白無二之理使之有道則權其心而非滿其人之日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做急為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移其守事合義理大底不權不合義理小當權○為事差錯只是見未明徹○事已往不追故事有害其人體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其名也○事親入于使當思其禮躁迫看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斷無過矣處事使當推之以義求以利導為我務事當從忘學○事人有我無我負人以害當留心

事實

政在養民

虞任禹作司空言以帝舜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德惟善政度土功稍民五穀生於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作新大邑

周周公旦相成王位冢宰相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天保召公奭
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
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殷丕
作周公既歸政成王作立政於戒于王

出納王命

仲山甫佐宣王中興王命冢宰于齊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送之曰天
子是若明命使賦政征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之喉舌○肅肅王
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

經營四方

召穆公虎受宣王命平淮南之戎詩人作江漢之詩以美之曰經
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肇敏公用錫時祉

相桓公

列國傳晉伍相經公郡國為二十一州工商之術六士衍十五作內政以寄軍令其里矣以進諸王之力以三遷擇晉士於卿長之推記於官長之選復親日吾相於是民皆見於爲善相他而征山澤各治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疇重幣養天下之遊士擇諸侯之從亂者而先征之及衆滑於會使為南伐之王及金屢於衛使為兩決之主及衆夫政得於燕使為不代之主致齊國為境南至鉤陽西至濟北北至河東至紀郡華人百米之數乎一戰而帥服者三十一國

收秦圖書

漢蕭何從沛公至咸陽諸將爭取金帛財物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項羽與諸公為漢王王恐欲攻之何諫曰雖曰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主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

裁取公事

張良從漢王在滎陽項羽急圍滎陽漢王與食其謀撓楚權其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

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其以語告良曰如良曰誰爲大王畫此以
大王自去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事其不可復立六國之後者
有耳七日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大王游者徒欲日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
天下乎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

收取滎陽

酈食其從漢王謀楚救曰滎陽成皋王計欲指成皋以東屯鞏
維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
下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
下轉儲久矣其臣聞敖倉藏粟其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乃
引而東北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
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不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今
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
蜚狐之口要害之津以示諸侯形勝之勢則天下之所歸矣

膏腴之地

婁敬當帝初定天下將都雒陽進說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
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此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也下入關而
都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時有也天與人所而不益其抗拊其背未全勝
也願陛下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帝都雒陽張良曰都陽[illegible]

小國莫中小白也帶以西之故凡非用武之國大抵千左殺西右殿
蜀決千里難有邑而之舒凡有財怨之制阻三晉時國守斷以一西東
則諸侯一一安定和親清夷天下而治東郡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
以委輸此謂京城千里天府之國

舉事無所變更

曹參為齊相孝惠二年蕭何薨曰君參代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窋歸
侍問參參下吏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休矣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

可屬大事

周勃沛人 絳侯事高帝以為可屬大事事惠帝為將及諸呂謀兵東攻欲危劉氏勃以丞相陳平謀以曰周依鄭有子寄與呂祿善使人劫酈商令寄紿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三十一足下不急之國守藩為上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時勃欲入北軍不得入令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復入之郡舍[illegible]

被漢斷甲為吳軍所以兵授勃入軍門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
劉氏左袒軍皆左袒遂將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劉章佐勃共誅
諸呂無少長皆斬之遂迎大王立之是為文帝

擁昭立宣

霍光受武帝遺詔輔昭帝及帝崩光承太后詔迎立昌邑王賀
賀亂淫不足承宗廟于為姓光與群臣奏太子廢之會大臣議
所立未定光祿大夫丙吉言於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
在將軍之一舉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令天下稱
然知之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
龜光使入侍令十八九令之然後決定大策光用其言會丞
相以下上奏太后迎曾孫於掖庭而立之是為孝宣皇帝

同心輔政

魏相少學易經有師法及為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
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請
事行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武有逆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
政宣帝皆重之

保全其郡

侯霸初為淮平大尹王莽末霸獨能保全其郡光武即位徵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杖刑犯禁

三國蜀諸葛亮治蜀頗嚴上言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而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尉民諸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臣君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以斯著矣未幾而蜀大治

尊獎王室

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

亂色壯烈

晉祖逖為軍諮祭酒時元帝才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為請日晉室之亂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矣我用其可重帝表乃逖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十人稟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仍將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亂色壯烈衆皆慨歎乜於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不斬其耳目

馬周觀相升監察御史累遷中書單具多仍陳舊業朝政龍世之後當有變更乃工言能紀大官貴帝歎之咸池六韶光不相沿而帝行歎改用帝製湯札陛下撥亂天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其悉沿美者況發臺傳亨之為驚曲不見天下大象隋暴失得不斬其耳目嵗改正朔服色更新令章官名功臣作樂沿中略中使民名知人盡從之陰此甚時也

然言當厲約夏后官百不知其八五十商三百不知周之百又
則鑒顧相資嚴畫等大爲比皇爲伏而作湯謝周既政而作
又列主劇秩為参發明唐鑒顧相資嚴畫等大有裨皇為鑑
書錄此夫於項不可不置帝善之

同心參謀

杜如晦與房玄齡共筦朝政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
皆由二人討論每議事帝所玄齡蓋如晦能斷而玄
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共濟以佐命當世良相必
曰房杜云

展盡底蘊

魏徵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日益親信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徵亦喜
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帝
曰徵始即位惟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則遠人服今天下大安四夷賓
長皆未貴獻此徵力也又曰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為國家長利者而已
雖古名臣亦何以加

列五上事

馬周貞觀初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
而明未精者何哉蓋謀獻之臣臺閣之吏不重簡而欲致治其難

者以深刻為本公當官者以役下為蓋聞如為有八生人主所[illegible]者

也以道學精案者任之抚朴素者為之使恭慈孝人[illegible]

礼節矣陛下身御新位而當識未息願其時無使輝其力[illegible]

內教州京師之本土狹人稠歲首少科役多宜參優晉令得[illegible]見[illegible]

強枝之義也王江南河北人頻仟閑冗家差事均量苦逸加[illegible]無武

之家為人傳稱足以本養而皆息出衆事求於一下民化之既為鎮力

凡行惡華令外官畢品皆來得祿設機塞之功矣惠不能全行為政

之道曹於為從不即其查而救其在恐退寮戚出轄料杖經知而侵

焦不息也宜免戶口之累倉廩之實稍加廩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

然後皆督責其効則事半力失大宗積蓄

小心精潔

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

由是有寵倚為輔佐有事問大謀而皆常居中參酌可否時號內相帝

為帝言今盜偏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

奔以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

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及帝反

不敢自效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大

過右封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恤乎

世多其謀

段秀實爲司農卿書以禁兵寡弱不足以備非常言於德宗曰古者天子畜
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虜
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思亂何以待之且猛虎爲獸長者其
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帝召禁軍
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

緩急調發

李德裕進位司徒會昌間黠戛斯遣使來且言取安西北庭武宗欲從
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曩時
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邑往往有兵缺則調發自河隴入
上番則遣王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
即復置都護須以人往戍何所興發河道饋賦徐天德振戎於京師迮乃
損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得之無也用之帝乃止出五倫書

斂本則百姓富

李泌拜中書門下平章自定京事問前世所以富給藏置之者何說西泌
泌對曰儉則足用斂本則百姓富及足置帝曰當以公等上下相承請於首

郛九之地無所逃

宋趙普勸初太祖即位勅數微行或適功臣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
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也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

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王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
坐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
他人家也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
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之久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
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平
諸國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策

撫髀稱善

呂端為宰相時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擾西鄙欲誅之獨召樞密副使寇
準與謀準退自相府前過不入端謀大事使人邀準至問曰上戒
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位宰
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
之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少緩之端入奏曰昔項羽
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持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
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
叛心耳帝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
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撫髀稱善曰
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延州
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

條六事以獻

曾公亮於慶曆注釋語上仁宗一日召與侍從等論政事時公亮侍日
見大夫人病狀言家事並于手詔既同公亮辭六事以奉其為公見
兵為從主其者大其任則矣其不敢遽取之得之其任之責其不對
特用不患無人損先官則其用者從役不專在衆則耕者勸人降其子
碎更於子為兩蘭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明以今夫府之商言輕者
似真實措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且其取當時之所先急而使以施
行者以為說命首之

退而上十事

范仲淹亦於政仁宗方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
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
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
帝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

社稷之福

張方平慶曆元年宋仁宗即位與西賊交兵因平戴方慚上方疏曰陛
下猶天地父母之生與此大事對很數略貴乎則氣都故罰當示信因
其曰新之政中勅邊史以觀其善意者猶不從由是以懲我而危社稷
天地鬼神必將祚之書曰是吾心也令以賦父中書召夷簡謂之數
手曰公之言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試書同論知才平意國憲之
月元昊請降亦平又建言因家都降留書四道五道之選將渠以應之

兵刑兵傳特傳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恃漕運以漕為主漕帶引淮江
立畫南海天氣已前皇義調民漢之故水行地中其最淺處者乃以數
城從賁為田汴日以塞今但兩堤高足數尺寸而夷立山也乃畫上十
四萬言請請其未滿畫十刻申請書聞曰國計大本
非常奉敕表如其先行之意為書左丞

若莫寬天下之民

范鎮在仁宗時上疏陳上政論民田用常賦約租宗以來官吏兵數所取
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日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又言周
以冢宰制國用書以當相並數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
各不相知以以覆稱立甚兵無窮民以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已通
知兵民又言循從方美希寬書民偏多賦更希寬未民備西南夷寬勞
民備大下若寬天下之民夫兵然以前代而更於民生恐其日之憂不
在西夷而在定矣與窮民也

聚歛用天下殆

傳堯俞加按末為立容術史時之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奉日今
度支歲用不足不可思然獄未直聚陛下宜自儉約身先天下無事亂
費時勿當傳收異則可矣不然徒而欲分使為之無
益聚歛者用則天下殆矣

賦斂過重民所不堪

歐陽脩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奉使河東自方用兵議者欲廢麟
州以省餽餉脩曰天險不可廢廢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者
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餽
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
令民得耕之不得將為敵有朝廷行其議歲得粟數十萬斛凡
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悉奏罷之

廟堂不處決委遣吏

呂公弼神宗時遷樞密使議者欲併遷麟鄜遂為一路公弼
曰自白草西抵定邊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路將有後患
將何以應敵下遣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委
獨吏司乎乃止陳升之議揀衛兵言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
減其衣之淮南公弼以為非人情帝曰是宜退回刺才者令
放為役卒何以宜公曰臣不敢主事遂名正恐誤國矣既使
去本是人又前其康袁曾堅又則之 禁何韓絳議復肉刑夫
獨力臣不可尊取為之主

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王素曾不時升樞密直學士參書院事 陛下今日一主
學雷深樞郎正正人在朝則用朝廷要郡人一退恨有如不

安之策非謂以大舉衆直搗虜之巢表上下異衆不意奮戈
稱而又曰武事有以君子小人參用既告陛下者不知果有
之否此乃誤陛下也是以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
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
進君子必引數而去若君子小人雜進則未有不殆也此際
不可不察帝深然之

待敵之計

葉夢得曰戶部司農馬駐跡荊州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
形曰勢曰氣而已所以也里山川為本勢以城池栗君械
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行則持可以守械法則可以首
立氣振則可以作用如是則敵首在吾度內矣用請帝南還
出江為險以備不虞

不能全

胡銓謂與虜和使蛇稱臣官請都建康大舉諸將入不問
扼其亢而附其背不能全　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
與背之也而建康則扼之附之之地也　若據建康下臨中原
北高之眞王之計也頗有知

扼勢之上宜杏戒嚴

汪應辰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戒以河南地歸宋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患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上下相蒙之可患今朝廷雖一之上宜各戒義以備他宜今方且歸故中外將帥即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狀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之和大明廣遠小則畏罪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歸見附隙輕躁者鬥謗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患臣正事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人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恃虞而息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可也

為官擇人

趙癸淳祐間累官至同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須從其大者而講明之既其可者而任使之有為善者治平有心計者治才其寬事者任教義則正者特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宜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乞韶大臣講求舊九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先後緩急而籌策之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矣理宗嘉納之

有所驅獲

元耶律楚材仕自指二年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留守謀之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治天下者豈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矣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為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并令為民匿占者死太宗時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為鑒戒今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

養民之良法

劉秉忠初事世祖潛邸為書記即見親任密謀大計其不可言以即位拜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者令概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錄上宗嘗與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帝善之命下之日朝奉日張時行才成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

汰冗濫蠹食之人

史懷良言於文宗曰今天下郡邑徒其害者衆國家經費委此之輩皆藏害虐主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尊世祖成憲汰冗濫蠹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積漸治亂之由自此分矣帝嘉納之

嘆服其言

趙中愍公知永興軍府有姦民吏不能制愍公捕其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盡罪鉏誅不足以快天下羣閹恐人君升猜必力爭以導其罪不若論而逐之殿不傳上之意後但見奪職論殺必不致力營救又奉其去任必次次覬進安肯容其入耶若主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沒嘆服其言

罷之未脫

王欽若陳堯叟為知鄆州在知府一月上前因事怨孝上召王文正公公至則見欽若重詳不以為意訊譯曰國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乞欽若曰王欽若當上直辨丸異丸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王欽若[illegible]

下顧學上頃陛下詞隨書行朔與無觀陛下天顧不怡
稍且還月來日伏上工許之留日上且公問欲顧事自
當一如何公曰欽若果當默然未知上以何罪上日顧
前念事無私公曰陛下奉有天下而使大臣生忿爭無
禮之罪於君狀聞之無以成遠上日御意何如公曰顧
全中吉君欽若事宜示陛下念省之意自有約之天火
明範之未能上日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事
所範

患得其實

張文公扶持天下皆先是近患得其實益不以耳目專決
於人公曰祖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實詢之再詢則
事無不審矣李吹問其方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
小人各就其黨詢之事雖有隱匿者每有十得八九矣

知命

要語

仲虺之誥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
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太甲上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盤庚上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盤庚中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
奉畜汝衆

高宗肜日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
厥義降
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

著得行事

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詩大雅篇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

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文王句章

文王章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

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

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

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

萬邦作孚
大明章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
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
伐大商思齊章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清廟
章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
昊天有成命章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
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
肆其靖之酌章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
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烈祖章天命玄

焉降而生商

殷武章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

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

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論語孔曹子曰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

天命而不畏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德思義祭思敬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公伯寮其知命和

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得之不得曰有命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

不立乎岩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事實

杜門不出

漢張良從高帝定天下封留侯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當世相韓職不愛萬金之貲為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導引

老病乞致仕

董仲舒為膠西相以老病乞致仕武帝欲留用之不得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至其家詢得失仲舒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以對時論高之

功遂身退

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謂受曰吾聞知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以其年篤老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

後不復仕

朱雲為槐里令所辟後還白衣斬安昌為成帝直之自後不復仕常
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宿宣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
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復敢言年七十餘
終於家

祿以終身

鄭均為尚書以病乞骸骨拜議郎以病辭章帝東過任城幸均舍
勅賜尚書祿以終身時人號尚書

懷止足之分

晉陶侃疾篤上表遜位不懷止足之分下與胡僕狀從位居劇佐史等前
節之及戟為將解器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家
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為美談

賦歸去來辭

陶潛以親老家貧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
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

郡公在弟

南北史陳慶之封始興郡一年滿七十固請辭事武帝嘉其意許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同三司又固讓不許表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必為聖朝所須乃稽顙自陳言涕泣帝不能奪於以郡公罷就弟

實所甚懼

齊王曾慶以高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曾慶為書于左僕射徐勉曰次任重於朝行當有能令之加若名復書此則一門二台實所甚懼乃閉門謝客問只欽曾慶曰吾累任已踰其以報國其客更支對已昭官諸耶公以累於上前設供師但為再乃吾門

悲乞骸骨

唐李靖太宗時遷僕射十六題足疾懇乞骸骨中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以自古富貴而知止者甚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能引己休朕深嘉之功異為一代法不可不成公懿持進弟今日知光天中為刑部尚書懇乞骸骨玄宗許之日如初不緣[illegible]既將請歸即治行去為曰生利空何[illegible]之具日如曰仕至[illegible]人亦何[illegible]有若[illegible]心[illegible]目而足[illegible]既不治田園[illegible]

者與夫晏晴而已

闔門不仕

本朝種不可退昔主胡學常以通仕爲北部史任職政不就琴書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任仁宗思種仲秉賜諭近臣日指退守道者惟有則徐大舊自當知耻加遂半帖又彥博朱梁芋言維好古甘學矣知賜其乞勿餘縝以學校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賢哉陶朱

宋熙中張秘說判亳州年六十乞主日致仕請者訓爲其世蔣堂嘆范蠡泥其舒豈未爲不亂生中吳功名既成辭五湖逝中甚吾卽日以致仕已矣之可惜說

何處引去

龐籍知定州時老居選京師印謙請不已歲月謂今精力尚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欲何處引去若此之堅籍曰必待筋力衰又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知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凡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乃授大子太保致仕

固辭

卬忠當罷千紹知宣初入相河門下士出未以爲故門生大夫可出當以宣喉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事以遷謫居之志曰為臣言臣不恭以詩謝[illegible]當於不相忘乃明

堂除手教紹天下參還遠宣意謫河南以摩錄紹時之方稱引爲以兩府札召見雖不出嘉祐紹未還遠留守忠拱辰以庸錄招提持作直元遷後麻士請歸州國陳維官皆國辭本情緒書

不干榮利

蘇頌為吏曾從理宜所保待為相務推范處退有道有德之士以厲風服欲知頌頌乞次論蹤不干榮利最所欲推力來外以使謝春邊陰和國州淡然還公書曰君子吾去處可謂舟○吉君子者矣

遂乞郡

范祖禹以司馬光為編修通鑑屬時王安石當國人皆爭薦祖禹參修書謂安石弟安國與祖禹交嘗諭安石意以祖禹獨不親附故未進擢祖禹竟不往哲宗時祖禹為翰林學士章惇用事祖禹言惇不可用章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其後以蔡京之譖貶永州後賓化州祖禹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慍之容每被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乃叔默顧之使退嘗曰吾二百二十來年食祿在事何為不可

解兵符

元史天澤初拜中書左丞相辭曰臣兄大䘏有二子一子掌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叨寵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分所當辭冀蒙為許復以李璮之反由權太重天澤復言兵民之權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即日子姪解兵符者十七人

怡然閒居

曹文用為衛輝路總管去之則六經日坐事畫教授從故城西關書軒題扁怡然閒居在東白皆教言文用勤勤忠良何不見用於天畫意復來起為北北道東道鎮刑按察使文用竟執不起也

知義而已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人去君子義以安命小人命以安義

得失之累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氣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

不得為有利己在己道可為利禁何為之為我己只是以事為不得其
無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人苟可為不知命見患難避過
得喪必如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言命蓋為
中人以上者既非為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
有命之説然後安義上智之人更不然命推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
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
聞命而不能安之者人其下者也

固有定分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當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
言命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而為徼倖不可
謂之命伊川先生曰如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亦前定孟子曰
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

成功則天

説內論但高每論董仲舒之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伊川曰君子行己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則天

行心之安

朝公實國杜止又造由道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去也非由勉強其欲
去也不可挽留矣故君子出處之義公白手學者二十年進有義
既則以事告其退以其禮世所為議學論政則當考功問其義夫去就
義當之推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決

謹勿為

韓魏公先知命成敗得失窮達禍福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今以私志自信未嘗有貪緣憑藉而登達人主為知之今忝三州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為可証我其自守如此潮公 忝公惟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戎館二十餘年矣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有俟時毋為造物者所誑也

有定分

東偶制百能致印德并分定錄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學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謂之不智然其間所固有初不可免未加也所可加者使得仁者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傳後數初未嘗不以語諸也

皆合道理

徐師川歸洪州欲下樓矣先生問之曰公見得仕宦否在錫得有一 自餘不必從參問好學亦須有在官知何師川曰亦以見任官未得日知所則常從未供職仕宦奏一報既見未得須復為他官迭之波亦有不安處是無地

可以自容也。紹川曰：夫人從而為人所惡撓，如象何曰
顏子所自為者如何耳，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知福無災，無而
不能見者，命也。不以道理為可恃，依而決擇其不見則無
義命矣。紹川曰：陸是亦待其來此者，欲不得去之未為見有
事人知為不知命哉，把有事使自方慎，若知徹役於事
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當解云役
孔子不見於桓魋之權，是亦天也，桓魋其知何哉。蓋人之
於命如此。夫言者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公明
為欺，命所成。不遇魯侯而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由命
也。見鹿山錄

亦皆有命

劉爽曰：晉曹公公亮久知鄭官，治狀甚欽，遲擢無疑，論者所
謂合貼大選之吾，終不忘也。爽曰：士之患遠猶仲軍有命
令姓名家紀錄，而常居於不合之論，可謀之命也。曹公歎曰：
此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必不有求，求而不得則多辭怒而歸，
乃有命自安。吾得罪執政，當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也。

莫不有命

老習著公一日政府，與鍾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
言，都事固未嘗為正事，武論而[illegible]

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消患未萌

自翰范公政三路力抵王安石青苗之法不即請致仕歐九
三上闕青官為公懼安石怒公洛翰林學士公美表謝曰臣
獨己身而去我志憂國之心望陛下奉群議為再日以除患
敝之患公改得謝蘇軾注司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微
然不察曰居乎言哉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莫
智者無勇加吾術不得為心天命也使天下受其富而尋
其名吾何心哉

富貴有命

范忠宣公於東坡與伯也大病心疾公求與照今湯藥飲
食居往於服以泰少親如孝子之事嚴父曹大尤宗比郡
掌瑞基各抵校視閑書籍皆以見病禪不起當丈忠公青
之日批閱消貴人且易得小官止常須求雅事何必善仲公
曰富貴有命萬事從天

不若無愧而死

范忠宣公奏疏乞行呂大防等引赦　執政持章忠王竹大
居章惇得疏怒遂公單其時或曰開　每爲爲里遂貶
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主如此無一人爲上言
者若上心遂回所系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
家下從裝以復論命公隨我一年素甚日疾忽金求其圖
上表乞致仕章惇或壹見不得上遂公復有指除終郡上
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
或罪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
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之恩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
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子怨章惇忠宣公必怒止之
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公出衣盡濕顧謂子曰此豈章惇爲
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訴惇
敘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
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
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
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直非命耶

蘇公頌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陛辭上曰朕要收用卿卿爲
事事直非命曰無辯直道人而有名祖父昔聞

斯人命薄

也哉夏侯中以文章有名朗義以命為知謂詩惟嘗使王昇力為之久未除改升為中書所理數曰非不知其文但實人命薄不符自真升日公嘗以才進人何言命耶命哉知謝詩及君為學士康未理。今宰执書以為能知人補能為士

自有命

為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人在言句亦下詩執政武動之吾直曰他安得闘我自有命在蕭信不及戚以草動使主思出書經做作俐嘉工大柱用卸闘心力信得命及使羨得氣不術粧謝之也

信由天命

君子當守見字依嘗信時爵祿不全信由天命須未趣說不前羞愁此欲才能勳量功伐見色傷言東怒西思武有些持事相戰比而獲說武有甚帖時人視聽求見發遷以此得官謂為之力则羞食欲飽弱衣欲溫武世見躁競得者使謂弗索何致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棄遲未過者使謂為胡既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不求而得者為可勝算乎家訓

又何怨

聰明

蘇文忠公平生為人見善稱之惟恐不及見不善惡之惟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於世然中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要語

易晉彖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鼎易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書堯典欽明文思又克明俊德

舜典濬哲文明又明四目達四聰

皐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五子之歌其四月明明我祖萬邦之君

仲虺之誥惟天生聰明時乂

說命中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

從乂

洪範視曰明聽曰聰明作哲聰作謀

康誥曰克明德

中庸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

也苟不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孟子明察秋毫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大寶處勿察而明

荀子人大察則無徒

謝安云弘以大剛不存小察

屈原傳誰能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

事實

美其明敏

列國郭齊乙心以鼓必見宣王王善之拜爲相齊有稅下先生于先先之遣七十二人皆輕忌秋鼓拜難之乃相與見忌曰矜之來猜之以義羊皮何如忌曰猜秋比雅貫以不育見尋日方内而嘗鉃何如忌日請誰門不敢留者未見尋日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日昔自弑更役無獲氏也見尋三穗忌三留處甯人莫其明敏也

精識過人

三國蜀費禕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軍務煩冗禕識悟過人每日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禕以朝晡聽事其間接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旬日之中事多停滯乃歎曰人力相懸若此非吾所及

決斷如流

晉劉穆之為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覽辭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而不相參涉

裁決俱盡

晉姚泓太宗時其疾篤泓問為相宗晉齊子袁猶言十錄日政事委精惟謹不能決懼恐入時謝於命奉日服以天下事委宗泓宗以聊生鎮撫俗耳宗既出道史哉史及宗每事推之

思如泉注

陸贄德宗朝為翰林學士不以謀逆從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示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筆

君論思如泉注初若不絕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機中於倫會時更商礼不厭忌會晉服其能其於事緒慮對明辨理情款候部列下筆如神當時明決無不伸屈

精於裁遣

吳淩為京兆尹初府中馬淩晉戚子不便簿領每有稱獄詩其將出則送淩取決牽倉卒得答數淩叩紙一視允稱精盡中其案初無留意由是衆畏服淩精於裁遣

非卿莫能定

宋章衡哲宗時為中書門下平章事祭里時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久入公日訴奔賢日是非畫麻龍咨臣請常食之奔肯生府中吏訟者問曰汝非以汝所分財多汝所分少寸日然得其情乃各兩吏令甲各入乙家入甲舍家財無得動分書劇交易之明日奏聞帝大悅日朕固知非卿莫能定

聰子

孔聚年十二聰子陳煒曰大人小時聰子大未必奇

丁丁令史

宋戴發長於學知為尚書令史自號丁丁不見一丁令文得法則以為能主

事應類纂 諸葛武侯所書豐升星一月之行去知始至 靈圖國著權陰靈骨鹿紙

夜夜得任

五事隨舉 隋劉炫解子精別視日不眹左書一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發其姦詐 趙廣漢為穎川大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託以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彼此家結為仇怨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

知守令事 北齊邢邵字子才為西兗州刺史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脩邵逢夜攝令未明而去其取受舉州不知所以

遣人察事 李輔國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曆臣敢推多遣人反聽鎮州事綱之尋事

竹頭木屑

陶侃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舉之人不解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猶溼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以裝船其綜理爲密皆此類

屬辭敵體

梁諸葛爲散騎侍郎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勅書並典掌之每日方表疏雲間簿領諮詳自填委於前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敵體不暫停筆頃刻間諸事便了

目覽耳聽

宋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覽辭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指參受

霹靂手

唐裴琰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命書史數人執紙文判斷畢時謂之霹靂手

隨即剖決

錢勰神宗時知開封府吏畏其敏欲因以事辜人數詐爲
至七八月雖隨郡親決前中理者皆而決之咸無疑未聞月
勰設一人人主呼稱之曰吾因我汝矣寧得欺我其人錯
日無有服日汝前訴云云書詞以某某字啓紙視之信然
上下皆驚其異

人稱神明

楊璉知監利縣有獄歷年不決璉未上撤服盡得其實
立大之人稱明辟潤刑司除官呂文德師素慢恃士常執
以難事璉會年五鋪皆合其意一日謂璉曰封建有審音
之師啓應浪來誰可者即對某府可人曰兵器樣草若何
即對曰某官兵馬某事密中某處大在某處號稱口占役
吏順利從業武文德大驚以爲平生殿文以其不事事之
公才於加吾何敢不依

衆服其明

元王思誠至正初巡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
陟縣監縣素遠思誠思書吏屬曰此必胜史未嘗果有恩于
道側者問伊得無監縣欺汝爲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
問思誠先之故曰吾衣束隅乃非詐而何衆服其明